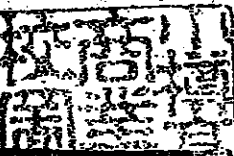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部			
總 二 五 八 六 號	六 三 冊	四 九 號	九 門 三 部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論語古注集箋卷五



吳 潘維城學

子罕第九

釋文凡三十一
章皇三十三章

箋

陳鱣曰唐棣合前
章當作三十三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呼釋文子罕
言早反

箋

也言史記
子罕言詩大叔于田傳希

引作與是則言猶與也皇疏謂與言詔許與之也弟
子記孔子為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非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注

鄭曰達巷
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

不成一名而已

集箋
論語後錄曰達者巷黨名巷黨

二字連讀雜記余從老明助葬

於巷黨是也人孟康謂即項橐史記作達巷黨人童
子曰國策曰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康蓋據此橐淮

南子說林訓作託維城案脩務訓論衡實知篇同隸
釋逢盛碑作后稷新序雜事篇齊閭邱曰秦項
七歲為聖人漢書董仲舒對策臣聞良玉不琢資質
故以為秦人漢書董仲舒對策臣聞良玉不琢資質
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孟康注人項橐也論語偶記曰史記孔子世家稱達
巷童子童子而不知聖學之博正不學自知者四書考
異以為不本正典不足信然漢人相傳如此當必有
據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

御矣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

藝之卑也集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注鄭曰續麻三十升

以為冕詩葛覃純讀為緇詩都人黑緇也釋文也純

作側基反也麻冕書顧命正義引鄭注云三十升布
下引此喪傳云布八升衣冠之布則冠三十升凡二
也鄭注喪傳云布八升衣冠之布則冠三十升凡二
四衣朝服十五升細者矣凡衣冠之布則冠三十升
於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皮何皮為之者
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也冕所以用皮何皮為
有禮文之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禮也陳奐詩葛覃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禮也陳奐詩葛覃
五冕皆玄冕禮也陳奐詩葛覃
版下延謂覆版之帛也朱裏延謂上之笄結以版為
讀此非也正義引孔安國論語正義遂有立衣纁裏
說此非也正義引孔安國論語正義遂有立衣纁裏
以冕服也古冕弁通稱孔說亦誤所云麻冕者麻謂
衣朝服也古冕弁通稱孔說亦誤所云麻冕者麻謂
成之組為之是絲弁通稱孔說亦誤所云麻冕者麻謂
云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云純緇字也古緇以
才為聲玉藻純組紱鄭云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

糸旁才此鄭破純為縹之例麻冕冕也縹縹布冠也
縹布冠如漢之小吏冠不得濁冠為冕又冠無名純
者陳鱣又據祭統正義云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
有二一糸旁才是古之縹字二糸旁屯是純字但書
文相亂雖是縹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縹理可知
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縹即論語今也純儉及此純服
皆讀為縹色若衣色見縹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縹也
又按說文純絲也從糸屯聲論語日今也純儉鄭不
同許也維城按鄭許不同者許論語日今也純儉鄭
從今文耳儀禮士冠禮疏云古縹紵二字並行若據
布為色者則為縹字據帛為色者則為紵字但縹布
之縹多在本文不誤紵帛之紵則多誤為紵字此為
其一然說文糸部無紵字祇云縹帛黑也則縹亦
何必不指帛者故鄭讀為縹不讀為紵而猶恐其
於縹布之縹故又云黑縹也說文云縹帛也經讀考
異曰近讀今也純句儉句與下文今縹帛也經讀考
句相對後漢書陳元傳引儉句與下文今縹帛也經
餘字連讀吾從眾鹽鐵論憂邊章文學日明者因時

而變知者隨世而制下引孔子曰麻冕云拜下禮也
云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

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注王曰臣之與君行

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

下禮之恭也集解箋禮經釋例曰臣與君行禮皆拜於

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膳爵為賓

舉旅行酬賓降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

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

未成然又賓賸復再拜稽首公為士舉旅行酬賓降

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觀禮執圭

行觀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至侯氏降階東北

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觀畢請罪王

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觀畢請罪王

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使人辭之復拜於

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

者又加燕禮大射公舉爵為賓舉旅行酬公立
卒解賓下實未拜也賓升下拜親親注殺也賓升酌膳
解下拜故小臣辭實升再拜親親注殺也賓升酌膳
下未拜命有二或升乃殺或君親親注殺也賓升酌膳
辭則聞命即升乃殺或君親親注殺也賓升酌膳
酌散下拜公降一等乃殺或君親親注殺也賓升酌膳
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小臣辭賓升再拜親親注殺也
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親親注殺也賓升酌膳
之即升堂再拜辭賓升再拜親親注殺也賓升酌膳
者賜之爵則下席再拜故不云升成拜也土相見禮若
與受爵降席而下莫爵再拜禮大射無算爵命所賜者
爵皆賓降拜成拜至不復降拜者禮於階上再拜禮
大射賓降拜成拜至不復降拜者禮於階上再拜禮
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再拜
之故卒爵不復再拜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太射將終
之時公有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階下北面東上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
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以客禮待之故雖
正臣禮也凡此項節雖不同皆君以禮待之故雖
於堂上也論語邢疏引燕禮酬賓及觀禮賜車服二
事證之蓋舉以例其餘非謂拜下之禮凡諸侯見天子
也長洲褚寅亮拜下解曰拜下之禮凡諸侯見天子
外臣及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與下之禮儀所食大夫禮
之儀禮所云外臣之禮所云燕禮及大射儀所云大夫
聘禮所云外臣之禮所云燕禮及大射儀所云大夫
臣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儀所云大夫
使幸夫為主人以行獻酬主本國之臣儀所云大夫
如主成人之獻公也自酢為主則云於階上再拜禮
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為主人則云於階上再拜禮
而公不辭之也燕禮正人則云於階上再拜禮
者如公命徹幕卿大夫皆降階再拜稽首公辭之而
敢升成拜明既醉卿大夫皆降階再拜稽首公辭之而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賓賡爵于公奠
俞旨已上三卷
卷五 子罕
四

詩言曰... 爵之禮亦然此皆行兩番拜禮之最盛時也... 臣辭賓升再拜稽首而遂升拜禮之如公卒解賓下拜已降... 後拜止一者則惟無算爵殺時也... 拜乎上者則惟無算爵殺時也... 最簡略者拜時受公爵惟此一見而已... 言升拜者下而故凡之禮惟此一見而已... 蓋行禮最盛時則未拜升禮之也... 復拜乎上遂升拜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 及拜而遂升拜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 堂上兩番拜之禮并不能行因諸臣不惟不能行... 其最簡略者拜之禮并不能行因諸臣不惟不能行... 廟有堂其再拜則有階有階則有室... 無堂故其再拜則有階有階則有室... 堂矣齊桓公下拜壇階之下也... 釋地又續亦據儀禮注疏為說無此詳盡鑑止水齋

集云大戴禮大夫於君命升聽命降拜臣之於君其... 當拜者多矣要皆拜於堂下惟觀禮燕禮公食禮三... 者君待之賓禮則使人辭之於燕禮公食禮三... 徹君後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辭公答... 再拜大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辭公答... 禮也燕禮至終乃正云小臣禮不升成拜明雖正臣... 非臣禮之正也春秋君弱臣強非燕與食亦升成拜... 故孔子辨之邪疏引觀禮公食禮為說則升成拜禮... 所應爾何... 子絕四毋意釋文毋意上音無下同... 力之說段玉裁謂諸家作億必維城案億於毋必毋... 固毋我子必儀禮士昏禮疏引作無必既夕疏君... 言也鄉射禮疏亦云孔子云無必無固無我二疏皆... 以為孔子言毋三疏並作無論語後錄云不億不信

子畏於匡

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嘗暴

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往後尅為夫子御

至於匡匡人相與其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

匡人以兵圍之

集解○釋文嘗暴如字本或作曾才

偽反又

鄭曰微服而去

檀弓正義論語後錄夫子以定

如字

十月自衛適陳過匡匡簡子以甲士圍之也郡國志

陳留郡長垣侯國有匡城維城案匡簡子出家語不

足信郡國志長垣有匡城注孔子因以此四書釋地左

傳僖十五年會壯上次于匡為衛地吳沈欽韓左傳補

注據山東通志謂匡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五里

鳳皇山北兩城相對各周四五里信公十三年次子

匡即此非子畏於匡之匡也毛奇齡據左傳定六年

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東門謂是時虎實

帥師令皆由虎出故得暴匡其後夫子過匡時顏刻

為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圍之

以匡為鄭地於情事為近畏匡在定十三年距虎暴

匡纔六年耳方與紀要匡城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

者纔是也顏尅史記仲尼弟子傳無其名祇有顏高字

子驕王肅偽家語遂云顏刻字子驕隱相傳會王應

麟謂顏刻即顏高而左傳所稱顏高之弓六鈞者論語

古義亦謂即顏高而左傳所稱顏高之弓六鈞者論語

家訓云春秋之世顏高而左傳所稱顏高之弓六鈞者論語

則高非子驕明矣經史問答又據左傳謂高斃陽州

命

卷五

子罕

六

使從者為臣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箋穀梁哀十四年說傳聞誤也傳疏引作文王既沒其為文之道不實在吾身乎論語述何曰春秋憲章文王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禮樂制度損益三代亦文王之法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馬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已也集解文將喪息浪反下及注同箋論語後錄曰書湯誓夏得與音預當傳直專反箋罪其如台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西伯伐紂今王其如台如台史記皆作奈何奈何言奈我何也爾雅台我也如之言奈台之言我書曰如台論語曰加予其義一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鄭曰大

宰是吳大宰嚭也釋文大音太下引箋大宰為吳大七年會鄆十二年會橐皋並使子貢與吳大宰嚭語為證論語稽求篇又據十二年秋公會衛侯朱皇瑗于鄆子貢與吳大宰嚭語一證是當為吳大宰嚭無疑說苑善說篇亦云子貢見吳大宰嚭大宰嚭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足其材焉云云又史記孔子世家吳客問夫子防風氏骨節專事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吳人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為聖者大宰亦猶是也四書釋地以為屬吳不若屬陳檀弓吳侵陳陳大宰嚭使于師孔子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辨肅慎氏之祭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為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大宰以為問說亦可從經學厄言又

據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
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謂即因此經而
說之小異者當為宋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
也釋文天縱無徵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
孔子從知天命學就知明成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
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也當子貢答
大宰時殆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也當子貢答
天縱之莫盛於聖以之字絕句經史問答取其說謂
多能本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子貢則本未
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方將我受命博
研堂答問則云釋詁將大也詩有城方將我受命博
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論語述何曰
天縱之謂不有天下聖而已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
多能周公夫子二聖而已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

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
當多能也集解○釋文吾論語述何曰君子多乎
人所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
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集解
文牢力刀反鄭云弟子子牢也家語有琴牢琴當子牢
字子開一字子張史記無文多使其綺反琴當子牢
莊子則陽篇所云張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子開名牢
昭二十年傳琴張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子開名牢
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
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
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眾皆以爲子張即顏孫師服
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義述聞曰賈鄭說固無徵王
時四十知未子傳云子張義述聞曰賈鄭說固無徵王
肅家語亦不足信琴張見孟子盡心篇莊子大宗師

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牛者論語子罕篇鄭注以牛為子牛不以為琴張與琴張不得合而為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牛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杜氏左傳注司馬彪莊子注並為家語所誤試說文云用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注鄭曰兩端末也釋文空空如字

音空我叩音口發動也箋空空讀書叢錄云上篇性兩端如字下引鄭云空性而不信包注性慤也呂氏春秋下賢篇言空乎其不為巧故也高誘注空亦慤也皆與慤字通用兩端論語後錄云端即端端初生之題也物之銳者謂之端亦謂之末叩其兩端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說欺論語埃質曰叩其兩端作兩端竭作渴云叩扣也讀如公羊吾為子叩隱

之叩兩端始末也渴盡也言我於問者必叩其兩端而竭焉吾所知以告之明無隱也論語補疏曰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其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即其所疑之兩端過與不及其意使知所向焉維城案鄭中庸注兩端過與不及也義亦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釋文不出如字舊

史記孔子世家作子曰河不出圖雒陽不出矣夫音符至易繫辭傳河出圖聖人則之禮記禮器河出馬圖此鳳鳥至河出圖之見於經者漢書五行志劉歆曰為虛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論衡正說篇亦云伏羲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山群疑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

命晉書王湛傳

王得河圖周人雖曰易則河圖之出非止伏
義時矣鹽鐵論儒章文曰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
調馴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下引此文云故
輅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論衡問孔
篇引此文云夫子自傷不王也王瑞應不至悲心自傷
故曰吾已矣夫或曰孔子不得王故瑞應不至傷
明王故已矣夫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
時無明王之興也驚鳴已遂不用矣維城案後瑞應不至
周語別名也興也驚鳴已遂不用矣維城案後瑞應不至
鳳之賓河出錄圖是周盛時鳳鳥嘗至河嘗出圖矣
頭來賓河出錄圖是周盛時鳳鳥嘗至河嘗出圖矣
夫子此言蓋歎周衰而已不見用也論語後錄云墨
子禽滑釐問於夫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而發也論語
述何曰此言蓋在獲麟之後獲麟而死天告夫子以
將沒之徵周室將亡聖人不作故曰孰為來哉又曰
吾道窮矣義雖不同亦可為周衰已不見用之證惟

四書考異據王嘉拾遺記論語素王受命識謂孔子時嘗有此瑞恐不足信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注包曰冕者冕冠也大

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集鄭曰魯讀弁為統今從古

釋文齊音杏衰七雷反冕音免鄭本作弁
云魯讀云云鄉黨篇亦然瞽音古盲也
儀禮喪服傳曰齊者何緝也賈疏緝則今人謂之緝者
緋也鄭康成謂凡服上曰齊下曰裳禮記問人謂齊衰
四升五升六升蓋輕於斬衰者冕衣裳周禮司服齊衰
公之服自衾冕而下如王斬衰者冕衣裳周禮司服齊衰
下如公之服自衾冕而下如王斬衰者冕衣裳周禮司服齊衰
之服自衾冕而下如王斬衰者冕衣裳周禮司服齊衰
而冕始於孤之服而士之服自冕而下如大夫之服自冕
則冕始於孤之服而士之服自冕而下如大夫之服自冕
語古義曰冕或作統從子李善曰統而前旒所以蔽明
也說文曰冕或作統從子李善曰統而前旒所以蔽明

論語注疏卷之五 子罕篇第十

作冕蓋從魯論又說文弁作覓與冕字相似包以冕為冠或覓字之誤陳鱣則云包從魯作冕即冕字鄭從古作覓即弁字也維城案鄭從古作弁據司服士皮弁服則以爲土服矣潛研堂文集云魯論冕皆作冕先儒以爲冕象冠廣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祖免衰服之重者統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統言其至重與至輕者乘軒戴冕而前旒是冕之說爲禮書郊之麻衣統荀子戴禮統而前旒是冕之說爲禮書郊之麻衣統荀子於公弁而祭於已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獨大冠非朝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立見冕衣朝覲祭視會同皮弁不冕也夫子與齊衰與誓者並舉爲見冕衣朝覲祭視會同皮弁不冕也夫子與齊衰與誓者並舉則冕之爲統審矣古論又作弁與齊衰與誓者並舉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經服注弁

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經乎弁之與統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誓說文云目但有朕也盲目無牟子書堯見之雖少典誓子史記五帝本紀作盲則誓即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集箋少史記引作童子論而後歲年少而衣衣常者當時世卿之子襲父位者也言少則成人可知言必作則坐可知蓋與卿黨篇雖狎必變雖變必以貌句法一例刑疏意增坐字解之泥矣顏淵喟然歎曰位反又苦惟反苦箋喟說文云大息也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釋文鑽之箋仰說文云舉也高崇也鑽所以穿也堅剛也論衡恢國篇引此文云此言顏淵積累歲月見道彌深

也瞻臨視也彌虔翻繫辭注大也荀爽注終也謝續
嚴發碑端堅仰高嶺作鑑疑當時論語有此異文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釋文循注鄭曰恂恂恭順貌後

傳注壹鄭陳龜曰趙壹傳注引作恂恂與集解異為

引並與鄭同蓋鄭注魯論循循吳志步騰傳孟子章指

云恂與循同說文解字誘即美或又作恂恂也論語後錄

維城案詩野有死麕然與日齊光高誘注誘美稱也

宗教也後漢書郭太傳論林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注鄭曰卓爾絕望之辭釋文欲罷皮買反又皮巴反

云罷說文云遣有鼻也段注引申之為止也休也

下引論語此文以證止休之義是也卓說文云

高也經義述聞曰儀禮觀禮四馬卓上解曰卓之言

超絕也絕也獨也廣雅超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連蹀猶

超絕也匡謬正俗曰趙連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一也

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蹀然卓立

說文釋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蹀與蹀然卓古

亦同聲皆獨貌也維城案據此則卓爾者形容夫子

之道之超然特立故鄭以為絕望之辭也揚子法言

學行篇顏苦孔之卓指此又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有云連蹀之思遠蹀蹀錢宮詹謂即卓爾也論語述何

日如而也卓讀灼見之灼義別未由也已史記孔子

世家引作茂公羊傳茂作昧昧字从未是未與茂通

盟于蔑公羊傳蔑作昧昧字从未是未與茂通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也集鄭曰謂疾益困也左桓

傳正義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是疾

益困稱子路使門人為臣注鄭曰孔子嘗為大夫故

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集論衡威類篇病

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釋文病閑如字且予與其死於臣之

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甯甯也二

三子門人也就使有臣而死其手我甯死弟子之手

乎集箋無甯甯也猶詩生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

子在我甯當憂棄於道路乎集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

曰韞藏也匱匱也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賈甯賣

之邪集解鄭曰韞裏也匱匱也釋文韞紉紛反馬云云

木反馬云云鄭同善賈音嫁一箋說文無韞字後漢

音古而沽音姑賣也匱求位反箋說文無韞字後漢

韞說文亦無韞字虞翻易繫辭注韞藏也周易述云

韞緼古今字維城案說文韞緼也則韞亦借字韞說

文作韞云積也方音韞包也包義同說文勺裏也

匱說文云匱也積亦訓匱季氏篇龜玉毀於匱中作

積不作匱是匱積古通故逸民傳注引此作積求善

賈而沽諸秋梓雜記謂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

詐注賈民西面坐啓積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

聘禮賈人西面坐啓積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

經賈人況鬻之乎昭十六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

酒誥曰遠服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賈諸今論
語作沽者段借字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出買者之
所得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入禱韵古無是也其
說嚴矣然南北朝儒者已分別二音周禮釋文云聶
氏及沈云成賈定賈莫賈物賈其賈平賈大賈小賈
賈賤恆賈而賈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謂賈師賈
人在賈所賈之類皆音古也又論語釋文出善賈二
字音嫁一音古是賈字有古音此以賈爲賈人正與
釋文一音合維城案成賈之賈釋文音嫁本或作價
善賈亦猶是也文選顧延年直東宮詩注范蔚宗逸
民傳論注後漢書逸民傳注並引作爲說文素以市買多
得爲乃說文以沽爲水名則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
待賈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銜賣之辭也我居而待
賈者也集解○釋文沽之音姑不箋沽漢石經亦作
街古縣字一音玄通反賈羣經音辨鄭

子欲居九夷

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集解○
種章勇反箋夷說文云从大大人也夷俗仁者壽
馬云云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欲之九夷有以
也楚辭九章云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王
逸注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僻遠之域猶
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白虎通
禮樂篇明堂記曰九夷之爲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
何蓋來通者九九之爲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
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一說曰夷者傳夷無禮
義東方者少陽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注馬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集解○

音故賣釋文無音吳氏遺著謂此非沽買字說文衙
重文作衙貝部賣衙也从貝畜聲畜古文睦讀若育
與从土从買訓出貨之賣不同賈白虎通商賈篇
引作價後漢書張衡傳逸民傳文選琴賦等注同
子欲居九夷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集解○
種章勇反箋夷說文云从大大人也夷俗仁者壽
馬云云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欲之九夷有以
也楚辭九章云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王
逸注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僻遠之域猶
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白虎通
禮樂篇明堂記曰九夷之爲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
何蓋來通者九九之爲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
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一說曰夷者傳夷無禮
義東方者少陽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注馬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集解○

紀引逸論語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說文云鳳出東方君子之國山海經海外東方有君子國其人衣冠帶劍好讓不爭是以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四書考異論語族質並據山海經謂九夷為君子所居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

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

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集解箋周禮大師注詩

曰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

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

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

吾自衛反魯云云范甯穀梁相錯序曰就大師而正雅

頌疏大師樂官也詩者樂章也大師掌詩樂故仲尼

自衛反魯就而正之直言雅頌則大師掌詩理在可知又

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維城案雅頌得所正

詩也樂正則詩無不正矣經史問答云正詩乃正樂

中事蓋正樂之餘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縣不應於諸侯曲縣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雅皆是也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節奏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如正其容者如大武之容如左傳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為據如大武之樂據冷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為據是也叔孫穆子失所如左傳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為據也叔孫穆子失所如左傳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為據也

論語上注卷之五 子罕 左

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涵於
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涵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涵於
變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涵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涵於
篇不雅知是何等詩據樂入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涵於
何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
失所投者乎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非雅之
仍可投壺之說用之廟堂左傳詩所云也攷之漢晉之
改以可嘆也石林葉氏謂吳孔觀樂以遺雅爲世莫知
德以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先王之遺風則爲文
爲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先王之遺風則爲文
雅皆誤合之雅爲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以
所則以正杜預之以爲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
戶則以毛傳絲衣之繹賓尸也而高子武爲祭靈星之
賁六章曰桓卒章曰是楚樂歌之次弟是皆頌之失所
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弟是皆頌之失所

也而尤善者竹村馬氏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
子所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如何以溷入於雅
取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如何以溷入於雅
不知其非穆叔而然況其禮至乎蓋魯始以禘樂享賓
凡日頌皆以充穆叔而然況其禮至乎蓋魯始以禘樂享賓
微日頌皆以充穆叔而然況其禮至乎蓋魯始以禘樂享賓
鄉樂合樂所用故謂之樂雅雅既知樂始以禘樂享賓
載以頌爲樂奏升歌笙入闕歌皆雅而各順其序而所
以二南爲合樂又云笙入闕歌皆雅而各順其序而所
下管以別之是得其所也投壺以不雅在雅頌之列故
蘋騶虞之別是得其所也投壺以不雅在雅頌之列故
盡非禮之正經未變雅子變雅正雅得所就雅頌言非雅
爲雅詩雅者正也雅頌變雅得所就雅頌言非雅
頌之雅孔子言樂正雅頌變雅得所就雅頌言非雅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
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爲集解○釋文云不勉論
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爲集解○釋文云不勉論

語後錄云應讀如勉而為瘠之勉因說文云故廬也而馬訓亂者即鄉黨篇惟酒無量不及亂之義何有於我哉論語述何曰言無我也人皆有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鄭曰逝往也言

凡往者如川之流也集解○釋文斯夫音符下箋子

川上四書釋地謂相傳泗水發源處今之林泉寺在泗水縣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泓渟澄徹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謂泗水孟子徐子章章指引論語此文子作仲尼斯下無夫字文選郭璞遊仙司馬彪贈山濤張協雜詩注同夫趙岐孟子注云數辭也舍文選勵志詩褚淵碑文注引作捨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釋文好德呼箋記注疾

時人厚於色之其而薄於德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發此歎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

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

而中道止者吾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

遂故不與也集解○釋文一簣求位反土籠也鄭曰

簣盛土籠也正書旅葵箋無簣字漢書禮樂志引作辟說文

圓似用此文論語埃質據此謂今論語匱字去仁而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

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

欲進而與之也集解○釋文雖荀子坐宥篇孔子

之如邱而止吾已矣似即本此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釋文語之魚據反不

惰說文作惰云不敬也惰惰或省自惰古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馬曰孔

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箋苗說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釋文焉知

儀禮有司徹注云年少也新序雜事篇引此文焉作
安無也字論語述何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言來
日雖多不如今日之可恃後
生不知愛日故卒於無畏也
四十五而無聞焉斯

亦不足畏也已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之

善聞則不聞矣即此意也

法言修身篇引曾子語同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

乎繹之為貴注馬曰異恭也謂恭異敬謹之言也問

之無不說者也能尋繹行之乃為貴也集鄭曰繹陳

也釋文法語之魚據反異音逸無說音悅注箋異論

及下同繹之音亦馬云彘經也鄭云云箋語後

錄云當作彘卦之彘易敘卦曰旅無所容故受之以

以兌次彘即彘與言而說之之義歟於易彘為隨風

兌為麗澤入而說中孚之象也故夫子云然繹陳釋

詁文詩毛傳鄭箋同後錄云方言自山而東謂說而

改曰繹繹訓為改比鄭義為近釋俗字繹正字說而

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箋說繹郭璞方

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經讀考異云舊讀多從一句

攷此以也字斷句已矣別為句已止也言止於斯而

不可復挽也不日如之何章同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釋文毋友音

反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釋文奪帥注鄭

曰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後漢李陳龐

箋孫武子軍爭篇三軍可奪帥將軍可奪心帥當作

箋衛說文云將衛也帥佩巾也是帥為衛之段借字

匹說文云四丈也淮南天文訓音之數五以五乘

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

鄭曰縕絮也釋文云鄭云絮也袍反下同本今作敝縕紆

依字當作縕說文云縕下引作縕與釋文本同縕

也與音餘鄭從類聚所引正之論語補疏曰玉藻縕

為縕誤陳縕鄭注衣有者之稱縕今之新綿縕即袍

縕及舊絮疏云好者為縕惡者為絮案爾雅縕即袍

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綿袍也但古

無木棉著皆以絮為之絮絲餘也蓋絲之亂者如今

之絲綿是也鄭謂縕為今之新綿縕為今之縕及舊

絮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為縕舊絮為縕漢則以

精者為縕而縕者為縕古今語異也論語後錄亦云

說文解字曰袍縕也縕袍衣也以絮曰縕以縕曰袍

縕也縕亂絲也然則縕袍衣也以絮曰縕以縕曰袍

居汗簡引古論語同高誘淮南子注縕音涸論語補

疏云說文涸从水固聲讀若狐貉之貉重文不忤不

作縕猶从舟聲而讀同涸涸音同貉者也

求何用不臧注馬曰忤害也臧善也言不忤害不貪

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忤害之詩也集解○釋文云

害也書云很也韋昭漢書箋忤害臧善詩雄雉傳文

音義音泊不臧作耶反箋陳奐疏韓詩外傳云傳

曰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

求非其有為無禍又傳曰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

求不臧韓亦以害遠而名彰也兩引詩不忤不害也

用不疾害不貪求其行有德者如不善箋義微異論語述

不求備於人其行何用為不善箋義微異論語述

何曰恥不若富貴強者則有忤害之心弱則有求

慕之心故不能修身也經學危言曰不忤不求兩節

當別為一章言子路常誦不忤不求何用不臧二言

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所取於詩者

子罕

子罕

子罕

小故語之曰不伎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
則亦何足以臧哉等省舊注絕不與上衣徹繼袍相
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為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為聞
譽自足重誣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辭何用不臧而
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柄鑿不可通也注疏
本于罕篇三十三章唐棣之華合於未可與權而牢曰
自為章故三十三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
陸所見本多一章者正分不伎不求以下矣子路終
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臧善也尚復

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也集解○釋文○論語述
尚復扶又反箋何曰是

道也兩句與子貢言無詔無驕未若樂道好禮同義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釋文○後彫丁條箋
反依字當作凋箋莊
讓王篇天寒飭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也陳
蔡之隘於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松

說文云木也相鞠
也爾雅釋木作鞠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也集解○釋文
知者音智仁者不

憂勇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箋淮南子汜論訓孔子曰可以其學矣
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外者謂之知獨見也故忤

注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德立功立言權因事
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

聖人獨見之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反乎經者也
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後漢周章傳亦云孔子稱可與

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論語後錄曰易繫辭
曰與以行權九家說以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經者

常也權者權其輕重也是聖人履憂濟民之急行矣
虞翻上易注奏云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
釋復不及其然又易家人上九象反身之謂也虞注謂
道豈不其然又易家人上九象反身之謂也虞注謂
三動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漸上九其羽可
用為儀吉虞注謂三變受成既濟與家人同義上之
三得正離為鳥故其羽可用為儀吉三已得位又變
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無怪焉周
易虞氏略例曰爻當其位經也爻不與權宜無怪焉周
經也變正為不正則權矣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然
後有善即易所謂反身也易繫辭傳曰權者反於經然
述云巽德之制故以制義巽稱而隱鄭注月令云稱
鍾曰權故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以行權大計反字箋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
釋文唐棣大計反字箋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
林大內反偏音篇箋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
為禮至邅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
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

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
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
與適道矣劉氏新論明權篇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
也唐棣爾雅釋木詩何彼穠穠矣唐棣之華反而更合
又云棣唐棣也據爾雅穠穠矣唐棣之華反而更合
常棣非唐棣也陳奐疏轉據晨風傳而引皇疏云唐
棣棣也王篇糖棣也疏轉據晨風傳而引皇疏云唐
棠棣也謂棠當作常經義述聞又據藝文類聚木部
引三家詩夫移之華斷為常棣而云移棠棣也蓋因
有夢不燁燁句也維城案說文云移棠棣也蓋因
次其下云白棣也維城案說文云移棠棣也蓋因
棣棣注今關西有棣樹則惟常棣可白棣棠棣也蓋
移棠棣也之即為唐棣明甚棠果當為常則繁露竹
林篇古文選廣絕交論注引論語此文何以並作棠
棠唐古同聲通絕交論注引論語此文何以並作棠
釋文云本或作棠棣者非亦可為移故與何彼穠
證晨風傳以棣為唐棣或繫傳寫之訛故與何彼穠

全唐詩話卷之五 棠棣之華 子罕 三

矣傳自相矛盾至三家詩以常棣為夫移則當為傳
 詩者之不同蓋三家詩今文也毛詩古文也古今文
 師傳各異或謂非必其以常棣為棠棣故以為夫
 移亦未可知乃謂唐棣一種棠棣為夫移也慈谿
 湛園札記乃謂唐棣一種棠棣為夫移也慈谿
 說文注又曰以唐棣常棣并為一種古無是說皆非也
 惟樓霞郝懿行爾雅義疏謂牽一種古無是說皆非也
 白即今小桃白也其樹高六七尺華葉俱似常棣其
 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詩所謂偏其反而者也但
 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郭所云江東多夫移者差為
 近之第說文以棣為白楊耳郭所云江東多夫移者差為
 為棣者然說文以棣為白楊耳郭所云江東多夫移者差為
 璞注今白移也似白楊與郝氏說合偏說文云頗也
 此偏其反而義經傳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釋詞云而者句絕之辭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釋文未之音味或作末者非也未釋文以作末者為
 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豈非惠棟校謂與檀弓

末之卜也句法同經讀考異云近讀未之思也句絕
 釋文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據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
 字屬句末左傳傳二十四年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
 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詩曰愷悌君子遐
 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詩云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有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中
 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
 之不可揜如夫此夫皆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
 語述何云夫子以思為未思不欲諉咎於室誠之至
 也

鄉黨第十 釋文凡一章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注鄭曰恂恂恭順

貌後漢文王曰恂恂溫恭貌也荀又音旬溫恭之貌

孔子於鄉黨左昭七年傳云孟僖子曰孔正聖人
 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
 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現骸精
 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衣長居
 與冠正對曰正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正不
 之冠正對曰正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正不
 衣服鄭注孔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其鄉正不
 與宋所居之服冠長而之宋而冠焉其鄉正不
 子世家孔子則居魯為鄉黨居宋亦為鄉黨矣史
 志一故鄉城在鄒縣界內非鄉國之鄉也史記正
 引括地志故鄉城在鄒縣界內非鄉國之鄉也史
 鄉在縣南六十里鄉城以山為名故關里在縣南
 里而充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仍有闕里有孔
 宅正義云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圖
 又云諸侯五十里內為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
 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生魯昌平鄉

闕里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闕里雖居國都亦
 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恂恂如也孔子世家潛夫論
 交際篇引並作恂恂無如也字索隱云有本作逡逡
 讀書叢錄曰隸釋祝睦碑後鄉黨逡逡如也史記李
 索隱所見本同劉脩碑其於鄉黨逡逡如也史記李
 將軍傳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論語夫子恂恂其宗廟
 城案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論語夫子恂恂其宗廟
 然善誘人注恂恂恭順貌義與恭慎近其在宗廟
 朝廷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言辨貌雖辨而謹
 敬也集解○釋文朝直遙反篇內不出者恂恂宗廟
 二年傳正義引白虎通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
 祖之尊貌也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
 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據此魯當五廟公羊傳穀梁傳禮記明堂位並以周
 公之廟為大廟所謂大祖之廟也其二昭二穆當夫
 子仕定公時為宣成襄昭也魯公廟公羊春秋謂之

世室左氏穀梁春秋謂之大室皆不謂之廟武世室也註
位始云魯公之廟又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註
謂世室者不毀之名也則皆不在五廟之數者也魯
公即伯禽為魯始封之君其廟自當不祧而武公之
廟則春秋書立武宮與煬宮桓宮僖宮一何嘗有
不毀之廟者明堂位之言不足信也周天子諸侯皆
伯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
燕朝蓋皆以朝一內朝二內朝之所為朝也廷說文云
鄉黨圖考云路門外之治朝庫門外之說文云朝中平
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者平庫門外也餘詳入公門節
四明禮商附錄或謂王制云大夫三廟魯語卿以下
見儀禮職于外朝治家事於內朝則大夫三廟魯語卿
治官職何必其在君者而夫子之謹敬尤在君之宗廟
私朝也便史記作辯章大傳作辯聲相同五通鄭注與
書廷也便史記作辯章大傳作辯聲相同五通鄭注與
記作便程大傳作辯章大傳作辯聲相同五通鄭注與

記合維城案爾雅釋訓亦云便便辯也詩采芣篇平
平左右傳亦云平平辯治也平當即便便之異文
故釋文引韓詩作便便皆可為訓辯之證潛夫論交
際篇引作閭閻言唯謹也閭閻與便便形聲均不相
近疑涉下文閭閻而已也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釋文侃侃苦旦反誾誾大夫論語
釋故云周禮大宰疏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司徒
下二大夫一司寇一司馬一司寇一司馬一司寇一司馬
空一秋小司寇謂之大夫之分言之一大夫小司馬也
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則卿為上大夫其大夫
皆為下大夫空孔子為上大夫季氏為卿司徒孫叔
孟孫為司寇空孔子為上大夫季氏為卿司徒孫叔
子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孫武叔為
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肸叔還皆書於經則亦上
大夫孔子時為大夫其時則臧會子服景伯公父文伯
人臧氏世為大夫其時則臧會子服景伯公父文伯

魯爲侯國當用四人夫子爲大夫當爲承擯也羣經
補義曰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
黨有使擯執圭兩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之
卿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而春秋
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
亦不書使擯臣用旅章之賓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
用交擯臣用旅章之言非左右來當亦是大夫其傳
章有享則似大聘矣蓋春秋聘大夫聘小聘不享而
禮制也又曰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
國之事也又曰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
不違爲耳是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來谷
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是攝相禮之事若來谷
特使爲擯而兼攝相上擯之事也揖所與立擯事
召者承擯而兼攝相上擯之事也揖所與立擯事
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皆上擯事也揖所與立擯事
之而使孔子復命攝相事皆上擯事也揖所與立擯事
攝上擯之事章首所以特記君召使擯也色勃如也

釋文勃如也色勃如也色勃如也色勃如也
如也又艱色怒云艱說文云排也下不引此文而於學下
爲學艱之俗字說文兩引之者論語曰色艱如也知勃
古文論語或曰古說文兩引之者論語曰色艱如也知勃
萬章篇王勃然變乎色趙岐注謂王聞孟子言而慍
怒然慍怒故勃然變乎色又公孫丑篇曾子聞孟子言而慍
然慍怒故勃然變乎色又公孫丑篇曾子聞孟子言而慍
謂慍怒慍怒色也經傳釋詞謂勃如猶勃然慍然慍怒
然則勃如者其變色之通稱歟足躩如也注包曰盤
辟貌也盤解○釋文躩如也作盤辟反盤辟貌也
躩如也從足聲反字又作盤辟反盤辟貌也
稱盤還曰辟即躩聲不言其義盤辟論語後錄謂投壺
城案鄭曲禮注云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盤與
蹙相對蓋猶大學篇心廣體胖之體盤卑者體蹙盤與
蹙相對蓋猶大學篇心廣體胖之體盤卑者體蹙盤與
說文走部有躩字云大歩也从走聲疑與躩義相
近說文走部有躩字云大歩也从走聲疑與躩義相

真聲讀若顛足部踴也。從足眞聲。是踴。踴可通也。
其證義疏引江熙云：踴，速貌。速亦大步之意。揖，所與
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
右人右其手，一俯一仰，故衣前後則檐如也。集解：○
赤占反。一箋：揖，鄉飲酒禮注：推手曰揖。揖所與立論
庭賓在大門外，揖者出請事，傳命于賓。賓對反傳至
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謂之，賓對謂之，賓對謂之
賓及廟門，君揖入，立于中庭。公迎賓于大門內，上納
賓執玉，摯中揖所與立也。既三辭，納賓賓入門左，介
皆入門左，負西塾，北面立。摯皆入門右，負東塾，北面

立惟上摯進相君君升堂上，摯退立于中庭。孔子攝
上摯在入門進相君君升堂上，摯退立于中庭。孔子攝
爲賓交摯諸侯之臣相爲國客旅摯旅摯者臚陳賓
位不傳辭也。經言與左爲國客旅摯旅摯者臚陳賓
相見而非聘也。使矣此所記其即夾谷之會攝上相時
歟。僑說文云：衣蔽前，論語後錄曰：爾雅曰：衣蔽前謂
之襜褕。此言襜褕衣前，後蔽如之。郊謂趨進翼如也。箋：趨
蔽也。禮記少儀注：步後張足曰趨。趨進翼如也。箋：趨
走也。禮記少儀注：步後張足曰趨。趨進翼如也。箋：趨
廟中相禮時，非儀注，步後張足曰趨。趨進翼如也。箋：趨
步向前，左傳所謂公孫使趨進翼如也。箋：趨
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
升西楹，西賓當楣，東面揖者退，中庭致命，公左旋，北鄉，摯
者進，公當楣，東面揖者退，中庭致命，公左旋，北鄉，摯
昨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時，謂從中庭進至
命在寡君寡君於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時，謂從中庭進至
趨禮不言趨省文也。論語釋故曰：凡趨有急，遽行，步必
徐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繼武士徐趨，中武其

論語注疏卷之五 鄉黨第十 五

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
公之喪既葬而外經不入庫門者如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
是庫門又謂在天諸侯必矣如王五門除喪而反由外來
近人又謂在天諸侯必矣如王五門除喪而反由外來
諸侯皆有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何也曰戴東原說天子問
有應門有路門有閭門不聞諸侯門也諸侯之宮有皋門
庫門有雉門有路門有閭門不聞諸侯門也諸侯之宮有皋門
子之門有雉門有路門有閭門不聞諸侯門也諸侯之宮有皋門
諸侯之外門有雉門有路門有閭門不聞諸侯門也諸侯之宮有皋門
通立應門中門然證以經文外門應門皋門中門有雉門
門至是增立皋門應門也後世遂定為天子五庫雉門有路門
非謂其止此皋門應門也後世遂定為天子五庫雉門有路門
門天子之應門言其實庫門也五庫雉門有路門
兼天子之應門言其實庫門也五庫雉門有路門
門天子之應門言其實庫門也五庫雉門有路門
門天子之應門言其實庫門也五庫雉門有路門
雅闔者謂之臺禮器孔疏兩邊築闔為基臺起屋

曰臺門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庫門既可繹祭則其
門堂之制當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
數而不及雉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
問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廟觀之雉門
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廟觀之雉門
有兩觀左氏定公三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往及兩觀
冬十月新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兩觀
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曰
也故魯不可忘也孔子疏云闕在門兩旁之外命闕然為道
舊章不可忘也孔子疏云闕在門兩旁之外命闕然為道
也其謂之觀是觀象其狀巍巍然高而大謂之象魏使
之謂之觀是觀象其狀巍巍然高而大謂之象魏使
家築茅闕門徐廣曰茅闕一物而三名也史記魯世
梯茅闕門徐廣曰茅闕一物而三名也史記魯世
同制路門之容有幾曰考工記路門何不以夷雉字古文作
个鄭注乘車之廣六尺六寸三丈三寸以燕禮證之
是兩門乃容之則此半之丈六尺五寸以燕禮證之

路門門堂之制當與廟門相同廟門廣十八尺是其
總數路門廣十六尺五寸是容數也路門為路寢其
正門故謂之大寢門大僕建路鼓弓自寢門至于庫門是也又謂
之寢也又謂之大寢門大僕建路鼓弓自寢門至于庫門是也又謂
門也又謂之大寢門大僕建路鼓弓自寢門至于庫門是也又謂
立也又謂之大寢門大僕建路鼓弓自寢門至于庫門是也又謂
言其畢者從門之內閣入鄭司農注畢也問天子諸侯皆三
詢焉外朝所入閣入鄭司農注畢也問天子諸侯皆三
南鄉三公及州國危二小司寇掌國遷外朝之政以諸侯而
士掌建邦外朝之長百姓北詢國遷外朝之政以諸侯而
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九棘羣卿大夫羣士在朝
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朝在後左嘉羣卿大夫羣士在朝
石達窮民焉鄭注眾庶在朝在後左嘉羣卿大夫羣士在朝
寇鄭注又云外朝朝雉門之雉門之外者也沿用鄭司
農寇斷獄弊訟之朝雉門之雉門之外者也沿用鄭司
司寇斷獄弊訟之朝雉門之雉門之外者也沿用鄭司

鄭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雉門之雉門之外者也沿用鄭司
于大司寇大司寇斷獄弊訟之朝雉門之雉門之外者也沿用鄭司
之屬辨其聽訟異其死刑之棘木之下鄭注正周禮鄉師
朝王之辨其聽訟異其死刑之棘木之下鄭注正周禮鄉師
寇以兩造禁民訟孔疏此外朝之罪職聽于朝司寇聽之
民獄入鈞金三百乃致矢于朝然後聽之其所謂朝亦徵
是庫門外之朝問諸侯外朝大行人言交擯其朝亦徵
否曰聘禮交擯所問諸侯外朝大行人言交擯其朝亦徵
主之闕九不膳先所謂朝者即是大行人言交擯其朝亦徵
朝主大夫人云不膳先所謂朝者即是大行人言交擯其朝亦徵
門下大夫以極造朝亦謂此辭賈疏外門侯朝聘禮又云至
故下云以極造朝亦謂此辭賈疏外門侯朝聘禮又云至
言入庫門外之證是則謂大賈疏外門侯朝聘禮又云至
語入庫門外之證是則謂大賈疏外門侯朝聘禮又云至
以雉門為公門外之證是則謂大賈疏外門侯朝聘禮又云至
路也諸侯無皋應二門其識小曰天子必先庫門是也
卽路寢雉門居其中縣象魏於此奇服怪民不得入

此云入公門謂雉門也古內朝之制門為路門者論語後
錄曰此言路寢朝具古內朝之制門為路門者論語後
寢廷左右也堂寢路寢堂也古者路寢與明堂同制故
階堂階也三說並通釋地三續以庫門內為外朝又
以升堂為治朝皆非也戴震天子諸侯三朝三門考
疏據鄭司農周禮無庫雉諸侯有庫雉無皋應陳奐詩
二曰雉門司農周禮闕人朝士注王有五門一曰皋門
舉門廣援經傳以證天子之有庫雉而諸侯之有皋
外曰皋門次曰雉門又次曰路門其皋門內曰三朝其
應門內曰雉門此記皆言魯制則魯所謂庫雉者其即
天子應門無皋雉而朝記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諸侯
國之皋應門此記皆言魯制則魯所謂庫雉者其即
猶以庫門內為外朝誤甚論語駢枝以入公門為即

聘禮之入門案公君也本國之臣謂君門為公門故
曲禮曰大夫士下公門徧考書傳亦無謂廟門為公門
者公蓋衍字也入公門徧考書傳亦無謂廟門為公門
此同經義過位謂取之云包注謂主入門過位過君之空
位也鄭注過位謂取之云包注謂主入門過位過君之空
為義則已衍公字矣入門右北面揖之過位過君之空
鄉黨篇凡三見舊皆以曲躬如也盧文弨之太信為曲躬
何必言如案廣雅窵躬謹敬也曹憲窵音邱六反窵
音邱弓反儀禮記合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窵音邱六
也曹氏之狀故可與鄭註合不當因躬字而即訓為身
畏謹之狀故可與鄭註合不當因躬字而即訓為身
窵二字廣雅皆謂窵躬亦賴有曹氏音則非劉氏皆讀如
儀禮注今亦多作窵躬亦賴有曹氏音則非劉氏皆讀如
尚皆作窵窵陸止載劉氏音則非劉氏皆讀如
張云爾雅窵窵窮止載劉氏音則非劉氏皆讀如
窮蹠蹠皆雙聲正相類說文惟窵字訓曲育不云窵
躬亦不引論語若鞞字實義陽鞞也推窮也養也告

也盈也並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躬躬如畏然徐廣音為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近也論語此三句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乎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堂鞠躬豈非曲身乎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言曲身且曲身乎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法讀書勝錄又引三蒼窮窮敬畏貌為此較詳論語古訓吾亦廬稿又引三蒼窮窮敬畏貌為此較詳論語古引魯世家注劬見三蒼音窮窮敬畏貌為此較詳論語古躬維城案包氏攝齊升堂音窮窮敬畏貌為此較詳論語古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釋文闕于逼反箋立不中門云謂雉門也雉門有闕人將見君必謁使入白于君子於是中門也論語之故曰凡門者兩邊立闕外不當中闕之中也論語之闕門故曰凡門者兩邊立闕外不當中央豎短木謂之闕門故曰凡門者兩邊立闕外不當由關右主由關右臣統于君故禮曰大夫士出入君

門由闕右也又曰聘賓公事自闕西賓禮也私事自闕東自比於臣也此中謂闕右之中謂凡尊者出入皆中門非尊者皆稍偏近闕故玉藻賓入不中門謂聘賓注云辟尊者皆稍偏近闕故玉藻賓入不中門出入者並不得中門則立可類推曲禮為人之子者立不中門者辟云棖闕之門則立可類推曲禮為人之子者立不中門者辟云棖闕之門則立可類推曲禮為人之子者立人故中門為虛位非所行或曰謂人君多立中門而見之則此門當為虛位非所行或曰謂人君多立中門而見乃從入耳闕說文云闕門也下引論語此文古三卿至作闕曲禮不踐闕注闕門限也下引論語此文古三卿至得踐履門限所以闕疏引鄭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儀禮士相見禮疏引鄭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云立行不當棖闕之中中央過位也鄭曰過位謂入門右北面注包曰過君之空位也集鄭曰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指之位禮記曲禮正義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

政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
虛如玉藻所謂使人視則大夫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之位
者於也如朝有政事當議而視升堂內朝夫然後適小寢釋服
於路寢內朝有過位也升堂內朝夫然後適小寢釋服
朝者路寢不視內朝有過位也升堂內朝夫然後適小寢釋服
已言者也視不視內朝有過位也升堂內朝夫然後適小寢釋服
有詢國之故視不視內朝有過位也升堂內朝夫然後適小寢釋服
每日常與羣臣相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御
在堂下有事進言於路寢受命則降階而復升堂羣臣之位
不升堂也既進言於路寢受命則降階而復升堂羣臣之位
羣臣皆退然後出言於路寢受命則降階而復升堂羣臣之位
對及侍食於君皆在內朝之時不辨朝異姓凡與君問
無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升降故聘禮使者受命
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升降故聘禮使者受命

於朝無升階降階之事此主包義金榜書古文論語
後曰曲禮曰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門
之而北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之朝位也君出門
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門左注謂入
門右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門左注謂入
公降階左南鄉爾正與下經注釋鄉黨過門左注謂入
夫朝位在路寢庭正與下經注釋鄉黨過門左注謂入
語後錄曰凡朝者必於禮下卿位在左右兩雅曰中廷
之左右然謂之臣自過之乎並從鄭義其言似不足
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釋文攝齊音
末皆攝齊論語駢枝曰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注齊
同猶整也既醉朋友攸攝正義攝者收斂之言史記
鄒生陸賈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升堂
論語釋故曰三朝惟路寢如燕禮之儀小臣納卿大夫
七等凡入內朝之禮當如燕禮之儀小臣納卿大夫

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于西方東面公降立
于阼階之東南南鄉通卿卿晉面北通大夫大夫皆
少進見于君則然後命之升其卿卿晉面北通大夫大夫皆
燕見于君則然後命之升其卿卿晉面北通大夫大夫皆
所在謂君在東則升見禮云君在西則升見禮云君在西則升見禮云
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章之義亦得包之禮記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
上鄭注拾當為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拾級聚足連步以
足相隨一等後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蹠也連步謂前
息也維城案喘過也此升階法也息說文喘也喘疾
文云自鼻也當為氣之从鼻氣出者說文鼻息也从
鼻干聲鼻息也當為氣之从鼻氣出者說文鼻息也从
故臥息之字皆从鼻說文又云呼外息也其息以鼻
屏氣似不氣息謂有鼻說文又云呼外息也其息以鼻
肅鄭注云似不氣息謂有鼻說文又云呼外息也其息以鼻
今經無此文集解無此注必是鄭義

出降一等

顏色怡怡如也釋文逞顏色反井降說文云下也

也見子沒階趨進翼如也釋文沒階趨進翼如也

鄭氏聘禮記注引論語作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

也說文燕朝卿大夫所立之位復其位復其位

曰侯入必先居門右北夫面之位復其位

者進侯不位也其乃出降由西階上至中庭必復其位復其位

進而不位也其乃出降由西階上至中庭必復其位復其位

之所在耳陳壽祺也音義在階上鄉黨文未思位及堂塗復其位

其位謂聘圖如也文次君召使擯章之鄉黨文未思位及堂塗復其位

臣謂將聘圖如也文次君召使擯章之鄉黨文未思位及堂塗復其位

曰下卿位鄭注卿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過以明之曲禮復其位

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位朝位也君出門之內門東北面位復其位

命命

命命

命命

命命

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
子於享禮為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其文亦與
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為廟門而聘事
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它國聘禮每入廟門則無
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曲揖則無
專位惟私覲入門右於此豫見則垂其事執圭升
西楹西則未暇攝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
引此經乃舉事以論語發微曰鄭康成之學守鄭論
語本注為宗可也論語發微曰鄭康成之學守鄭論
門右北而君揖之也論語發微曰鄭康成之學守鄭論
並承君召使揖來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公門下
賓退入門左鄭注云內賓位也迎賓于大門內公門下
少退入門右亦入鄭注云內賓位也迎賓于大門內公門下
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曲揖鄭注禮
云凡君與賓左或右相去如初王藻曰君入門不中
行既入則與賓左或右相去如初王藻曰君入門不中
闕大夫中帳與闕之閑士介拂振賓入不中門不履

闕門中門之正也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
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語立不中門指
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立不中門指
立不中門賓也知此門在大門以西塾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
公揖入立於中庭賓接立西塾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
命賓襲執圭于中庭賓接立西塾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
入門左當碑揖按此皆鄭注云入門賓將曲揖既曲北
面又揖當碑揖按此皆鄭注云入門賓將曲揖既曲北
賓立西塾當碑揖按此皆鄭注云入門賓將曲揖既曲北
之時又有請命辭王之事擯者出入其闕即論語過位
云其言似有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乃有言故論語於此
賓升西楹西面受賓命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
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
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外之虞孔子堂階春秋時列國
多事朝聘會盟不無意齊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
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齊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
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一等而不言
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

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鄭注。云。進。昨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還。北鄉。擯者。進。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故。有。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云。公。當。楯。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事。按。此。即。論。語。復。其。位。一。節。也。則。入。公。門。以。下。至。此。並。記。擯。者。之。事。上。文。既。述。之。以。君。召。使。擯。一。段。此。又。述。者。弟。子。各。述。所。聞。遂。類。聚。之。以。廣。召。使。擯。之。常。論。語。參。其。禮。也。後。之。說。升。堂。一。事。蓋。儀。禮。言。禮。之。常。論。語。參。其。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亦。是。為。賓。出。聘。事。按。賓。升。堂。趨。進。一。事。亦。實。所。無。以。為。記。聘。亦。不。得。實。鄭。注。聘。禮。

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為旁執圭鞠躬如也如
 證非竟以論語為孔子為賓之事執圭鞠躬如也如
不勝注包曰為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

者敬慎之至也
 執之圭謂之瑑圭其度用偶反使所更反鑒羣經補義
 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謂之命圭八寸次國
 而執也論語後錄亦云大夫聘執瑑圭考工記玉人
 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亦云大夫聘執瑑圭考工記玉人
 惟其所璋八寸璧琮八寸亦云大夫聘執瑑圭考工記玉人
 纁三采三就瑑圭可也二采是瑑圭減命圭一采輪掛命圭
 者皆君之圭也故包以爲執持君之圭如琢圭以聘禮
 記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也禮記曲禮曰凡
 執主器執輕如正義即引論語此文為證上如揖下如
 君也克勝也正義即引論語此文為證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注鄭曰上如揖授玉宜

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踏踏如有循

舉前曳踵行也集解魯讀下為趨今從古釋文上時掌

同下如魯讀云云踏踏色六反上如揖下如授者

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鄭注衡謂與心平此執

圭上下之節如揖者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

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推手小舉之鄉黨圖考曰孔

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者相此仍不過

子執圭如上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此仍不過

平衡也如授者莫之於地臣莫主壻莫鴈是也其有

人有不敢授者莫之於地臣莫主壻莫鴈是也其有

當授受者如几杖弓劍禽鳥之類體敵者同面並受

不敵者對面訝受其時身稍俯而手微折則佩垂授受

弓之儀尊卑一孔子執圭爭有稍下時如之即行聘時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升堂授玉於中堂與東楹之

授介介授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階又揖當碑揖也

東面注三揖入門將曲揖既曲揖北至堂又揖當碑揖也

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升堂授玉於中堂與東楹之

注志猶念也念趨謂賓行步賓自入門至階又揖當碑揖也

上有三揖既升堂而授志趨即趨而授歟此解魯論

為長卿君用古文而授志趨即趨而授歟此解魯論

執圭將事由闕右入門不致命止三揖是已又曲禮無煩

重古禮損上衡國君則平衡及華是已又曲禮無煩

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及華是已又曲禮無煩

於心君則與心齊不言有二度以上下為執也天子高

殆未讀聘禮及記歟勃如戰色禮記上戰色容莊高卑

動也維城案戰說文莊者欲常矜莊禮記上戰色容莊高卑

為趨即聘禮記之將授志趨而論禮記下文謂授之下

爭承戰爭色歟足踏踏如近則以魯禮論意推之其即為

王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注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
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踴躍也賈疏凡趨有二種有疾
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徐趨舒武舉前曳踵是也
王藻記徐趨之節云圈豚行又與此不同者文有詳
略俱是徐趨也踰禮記玉藻釋文作宿說文無踰字
是宿為正字踰為借字又玉藻云足容重注舉欲遲
也踰踰如舒遲也蓋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
其所以舒遲也
既聘而享用主壁有庭實也集解○釋文享鑒儀禮
既受主賓降出擯者出請賓初奉束帛加璧享庭實
論語釋故曰用主壁鄭氏乃概言初升致命此享禮也
聘諸侯享以璧琮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
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上
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圭驤驤
爵庭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諸侯相
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琥享夫人子男則降用

琥以繡璜以黼至聘于天子諸侯皆用琮琥璜二寸
然則魯侯爵聘于天子諸侯享以帛享王后夫
人皆琮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
馬相問可也多貨則傷於德聘之禮美則沒禮注云貨謂
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
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德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
欲衣食之君子於貨之情也是以享用幣帛所以副忠信美
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是以享用幣帛所以副忠信美
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是也經學厄言曰禮與享爲
二事禮者謂主人以禮禮賓也聘儀既聘乃享既享
乃私覲私覲愉愉如也注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
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集解○釋文私覲直應反見
遍反鑒說文無覲字論語後錄曰覲字从賣賣字从
下同鑒說文無覲字論語後錄曰覲字从賣賣字从
證耳論語亦云當作價聘禮賓覲奉束錦總乘馬入門
聲陳鐘亦云當作價聘禮賓覲奉束錦總乘馬入門

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牽馬以從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馬入設賓奉幣入門左公揖讓如初升公再拜賓退振幣進授士受馬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再拜稽首降出此賓私覲也但對享禮為私耳郊特牲云朝覲亦非公家之幣也蓋謂從君於鄰國而特牲云朝覲夫之私覲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有庭實旅百如享禮也論語釋故曰聘禮記曰聘聘賓之私禮矣禮經釋例曰親禮享後無覲者諸侯親見賓之私禮矣禮經釋例曰君之命至覲時聘賓始得自申其敬蓋聘是聘賓致其禮故享後別有私覲也此言朝覲不同也郊特牲云朝覲夫之私覲非禮也此言朝覲不同也郊特牲云朝覲私覲也又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聘則有私覲也又君命聘則有私覲所以致敬也孔疏覆明從君而行不敢云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

行私覲所以致敬於已君也此申言朝覲大夫私覲非禮之義非謂大夫執圭而使不敢私覲也今以禮經證之鄭孔之說與經合愉聘禮記私覲愉焉注容貌和敬說文云愉通故說文解之曰論語此四書考異曰愉義非字與愉通故說文解之曰論語此四書考更曰愉義非字與愉通故說文解之曰論語此四書考日顏色和也字以承也維城說文解之曰論語此四書考記祭義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愉色與和氣有容色一疑脫禮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深愛者必有愉色與和氣有容色一疑脫禮則訓色和當為古義必有深愛者必有愉色與和氣有容色一疑脫禮恐非論語上通論云自義入段注乃泥滿也與和氣有容色一疑脫禮以聘位上通論云自義入段注乃泥滿也與和氣有容色一疑脫禮為聘朝之容下一析言之聘邢氏誤斷為二遂以主一節外無所為過位升堂亦不升堂參驗並為乖錯矣聘禮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並為乖錯矣聘禮記曰賓入門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愉愉焉大門主敬升堂主慎
王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注云謂聘客也足與此
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其引論語之文云
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之
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爲聘問之
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接西塾之位也
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侯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
乃與主君並行故揖讓之禮爲節而色勃如足躡如事
彌至容彌蹙蹙也揖讓之禮即有應對之辭故曰其
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
次也攝齊與攝衣共盥又曰攝者收斂之言整飭之義弟
子職曰攝衣共盥又曰攝者收斂之言整飭之義弟
訖即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
出也餘互見上文入
公門攝齊升堂條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
褻服注鄭曰紺緌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

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緌木染不可以爲衣飾紅紫
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爲純緣也皇褻衣袍釋也

詩無衣王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

尙不衣正服無所施集解釋文紺古暗反緌莊由

帛青色子句反緣也反考工記云五入曰緌字林云

悅絹反褻服息列反緌字說文云帛深青揚灰色無

左海經辨並据孔注緌入曰緌練者三年練以緌飾

衣謂爾雅一染謂之緌檀弓練練衣黃裏緌緣孔本

古文緌作緌則說文緌字注此作緌者爲今文維城案

染本緌再染則說文緌字注此作緌者爲今文維城案

那緌注鄭司農無緌字似屬可疑然攷工記鍾氏五入爲

費氏易毛詩周禮左氏春秋者其所傳皆古文則所

論語古注集解

卷五

鄉黨

三

引論語亦必古文諸家皆或於偽孔而作經者為
今文非也鄉黨圖考曰紺其正色也閒色又黑
於紺者子不以為飾者謂紺其正色也閒色又黑
深衣篇云其父之母素曲禮云父母之衣純以素
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云父母之衣純以素
子當室冠衣不純以素孔云父母之衣純以素
母沒則唯純以素紕紕者不衣正色蓋猶存時衣
服也左海經曰素紕紕者不衣正色蓋猶存時衣
裳襍也左海經曰素紕紕者不衣正色蓋猶存時衣
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考工
記鍾氏鄭注緇今禮俗文作爵頭然或謂之緇考工
巾車注雀黑多赤少周禮文作爵頭然或謂之緇考工
藍蒨象斗之屬其下掌染草注官序官掌茅蒐染草
首紫蒨象斗之屬其下掌染草注官序官掌茅蒐染草
司徒之屬說文法山林其植物宜阜物先鄭以爲阜
柞栗之屬說文法山林其植物宜阜物先鄭以爲阜
其實棣陸璣毛詩疏云徐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
糊其子爲阜或言阜其杼爲杼或謂之爲

之證也爾雅釋草勤鼠尾郭注可以染阜漆虎杖郭
注可以染赤茹蒨茅蒐郭注今之蒨也蒨可以染紫
烏階郭注可以染赤茹蒨茅蒐郭注今之蒨也蒨可以染紫
莫說文藍染青草也此草染之證也攷工記鍾氏掌
染羽以朱湛染青草也此草染之證也攷工記鍾氏掌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瀑練夏纁立秋染夏鄭注天官
攷工記鍾氏則染纁也染纁也染纁也染纁也染纁也
染五色是鍾氏則染纁也染纁也染纁也染纁也染纁也
用草木蓋草木者以染纁也染纁也染纁也染纁也染纁也
疏也禮記玉藻玄冠紫綬自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
十七年衛輝良夫喪牡紫綬自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
而殺之杜注紫衣狐裘人君之服可也見春秋時人君
正服多色用紫孔子惡紫之奪朱以非此紺紕紫類祭服
之玄無紕有紕云帛爵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紕淺
說文無紕有紕云帛爵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紕淺
也讀若議从糸覺聲然則纁亦紕字也深陽周柄中
據禮記深衣篇具大父母母亦紕紕亦紕紕亦紕紕亦
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謂紺紕紕亦紕紕亦紕紕亦紕
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謂紺紕紕亦紕紕亦紕紕亦紕

可上集卷五
藻衿則加絰衣白則加素衣表裏相稱故曰絰與
表葛之上例皆謂不入公門表裏相稱故曰絰與
前衿之右也亦曰袖而露其衣之上也又曰古者
衣凡襦也亦曰袖而露其衣之上也又曰古者
也凡襦也亦曰袖而露其衣之上也又曰古者
人服衣必與冠同色欲其表裏相稱也又曰古者
其下體稱衣與冠同色欲其表裏相稱也又曰古者
上服使內外稱又曰玉藻裘之絰也又曰古者
事則盡飾也服之稱又曰玉藻裘之絰也又曰古者
又曰大羊弗敢充也又曰玉藻裘之絰也又曰古者
盛則以犬羊弗敢充也又曰玉藻裘之絰也又曰古者
則襲而不可褻也又曰玉藻裘之絰也又曰古者
楊是也則襲而不可褻也又曰玉藻裘之絰也又曰古者

兄弟義說文之衿言衣與裳同之故也考古錄曰衿
有數義兄弟義說文之衿言衣與裳同之故也考古錄曰衿
冠禮兄弟義說文之衿言衣與裳同之故也考古錄曰衿
謂暑同單服是也秋衣立衣皆古之衿也又曰古者
注者畢同也立衣者立衣也又曰古者
者畢同也立衣者立衣也又曰古者
裳同衿也立衣者立衣也又曰古者
以同衿也立衣者立衣也又曰古者
絰給玉藻振等例之當指絰給絰給
大記同謂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
下云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
必以文為禪又或入正謂大記稱絰給絰給絰給
成何文表當指深衣裏之言謂絰給絰給絰給絰給
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
以上禮表又不得用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
字謂古衣當暑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
客皆加上衣當暑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絰給
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四書考異曰依皇說末句應無

之字且如是說則衫亦裘服而所
表猶楊衣與上下所記尤成類
裘黃衣狐裘釋文繼衣側基反
麀米侯反鹿子也注鄭曰緇衣羔裘諸

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

詩羔羊正義周官司裘疏引云君之視朝之服亦

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儀禮既夕記疏引云諸侯

視朝之服禮記玉藻正義引云素衣麀裘諸侯視

朝之服其臣則青豸裘絞衣為楊詩羔羊正義禮

禮疏並引狐裘取溫裕而已禮記緇衣正義云衣

也羣經補義曰虞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傷其皮則

毛將安傳以此推之知古人服裘毛向外也向外則

裘故裘外必有楊衣羔說文云羊子也素白緻縮也

麀鹿子也麀後麀也古未聞以後麀皮為為裘者則

麀為正字麀為借字然舊語云獸長麀麀韋昭注鹿

子曰麀是麀古通用麀黃說文云地之色也狐裘

也日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後死則首邱論語也朝

服者立衣素裳諸侯日朝則上朝服及立端也朝

祭服立衣素裳諸侯日朝則上朝服及立端也朝

臣夕於君及大夫視私朝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諸侯

纁朝服立衣素裳諸侯日朝則上朝服及立端也朝

衣以楊之飾衰也凡裘君用純臣下之故衰飾異皮

纁朝服立衣素裳諸侯日朝則上朝服及立端也朝

日又曰朝羔裘豹袂有爵弁服是也大夫之裘當是豹

夫也蓋玄衣之裘立衣謂玄纁服及爵弁服皆玄衣

纁裳也然則夫子宜有玄纁衣纁衣纁服及爵弁服

弁服者十五升布衣積素以爲裳諸侯視朝君臣同

服之祓好天子諸侯皮弁服之裘狐白楊以素錦衣

論語注疏卷之五 鄉黨第十

弁卽當用狐青裘不用羔裘矣何以論語注又云羔
裘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乎鄭必不自相刺謬如
此故知此注未參攷論語注耳矣又熊氏誤解玉藻注
衣二字由未參攷論語注耳矣又熊氏誤解玉藻注
與昊天上帝同服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攷鄭司裘
注云大裘黑羔裘論語注謂冕爵弁朝服皆用黑羔
裘不嫌大裘與大裘同者玉藻注云禮不盛服朝服
謂此也其他冕服及爵祭天也孔疏大裘則無別衣蓋
裘之上加綈衣至鄭注大裘之上加正服雖亦用羔
裘不綈矣至鄭注大裘之上加正服雖亦用羔裘不綈
加立衣立衣之內更無綈衣即玉藻所云大裘無殊
也與立冕綈裘迥異而孔氏謂大裘與立冕無殊尤
未深攷玉藻注立衣而鄭論語注以卿大夫士祭於
六冕及爵弁之裘而鄭論語注以卿大夫士祭於君
之以服用羔裘則爵弁之裘而鄭論語注以卿大夫士
一以彼注爲斷又孔玉藻疏謂六冕及爵弁之裘用

狐青裘而詩羔羊之革疏又謂六冕與爵弁服同用
黑羔裘則仍從劉氏之說矣又案羔裘豹飾綈衣以
褻而祭也亦卿大夫全無根據朝服之說鄭注論語
載卿大夫助祭之服無根據朝服之說鄭注論語
夫祭於君之服亦卿大夫全無根據朝服之說鄭注
冕服士用爵弁朝服於君之服亦卿大夫全無根據
羔裘至於朝服亦卿大夫全無根據朝服之說鄭注
也賈此疏謂朝服亦卿大夫全無根據朝服之說鄭
體爲會鄭注但謂朝服亦卿大夫全無根據朝服之
布爲色鄭注但謂朝服亦卿大夫全無根據朝服之
衣羔裘卽爲綈布衣卽是布大裘以冕矣於祭未合
注而綈用綈布衣卽是布大裘以冕矣於祭未合似
立冕爵弁不知以帛裏卿大夫禮也本謂中衣不謂
衣卽以綈衣攷之據布裏卿大夫禮也本謂中衣不謂
或爲綈字國策令尹子文衣綈帛及麋裘之衣呂氏

春秋淫亂篇及子華子神器篇皆吾所亡者紡緇也
管子七臣七祖篇夫男不田女不織不織者紡緇也
以緇為帛也均不作紵以衣可知絲衣亦得云緇緇然
則卿大夫士冕弁祭服以下注云君視羔裘蓋用緇帛也
故鄭於君之服也又攷禮注云君視羔裘蓋用緇帛也
夫祭於君之服也又攷禮注云君視羔裘蓋用緇帛也
用帛即朝服布衣其襜褕亦多用帛玉藻君其裘當
論語素衣素裳衣之也又攷禮注云君視羔裘蓋用緇帛也
素衣素裳衣之也又攷禮注云君視羔裘蓋用緇帛也
中衣不為帛則中衣為上孔穎達與襄衣相近帛衣也
衣必不用帛也白孔穎達與襄衣相近帛衣也
語為指襄衣遂謂上孔穎達與襄衣相近帛衣也
玉藻以帛裏衣則謂上孔穎達與襄衣相近帛衣也
得指帛裏衣則謂上孔穎達與襄衣相近帛衣也
論語素衣素裳衣之也又攷禮注云君視羔裘蓋用緇帛也

十五升則皮弁服之上服也論語緇衣羔裘所云緇
衣也又曰越絕書吳內傳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被
羔裘則必緇衣在國諸侯朝相傳昭公南朝楚被羔裘被
羔裘則必緇衣在國諸侯朝相傳昭公南朝楚被羔裘被
九年傳公賜羊裘素也亦謂之無能為大臣篇魯人見仲尼
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為大臣篇魯人見仲尼
也此亦朝服羔裘素也亦謂之無能為大臣篇魯人見仲尼
楚棧車牛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說孫叔敖衣面
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攷羔裘於司裘為良
裘孫叔敖以爲朝服之裘俗羊裘千羊裘為上故指
偏下則韓非子之朝服之裘俗羊裘千羊裘為上故指
爲儉服也漢書貨殖傳風俗羊裘千羊裘為上故指
古謂狐貂貴故計其數羊裘千羊裘為上故指
裘後世之制不可以此疑羊裘千羊裘為上故指
及說苑臣術篇晏子衣緇布之衣康鹿之裘棧軫之

車而駕鶩以朝所謂衣縑布之衣則朝服縑衣也而
用康鹿之裘不衣羔裘則降於良裘矣或以示儉非
常制也燕祭服朝又曰詩羔裘綈衣紕其必以朝為黃
以朝服者燕祭服朝又曰詩羔裘綈衣紕其必以朝為黃
衣則服者燕祭服朝又曰詩羔裘綈衣紕其必以朝為黃
遊宴則服祭服自強於朝乃為好祭服也鄭欲其必以朝為黃
在好絮衣不能自強於朝乃為好祭服也鄭欲其必以朝為黃
五年傳注諸侯立政則變易典攷小序謂小序好絮衣
亦以立端燕居詩立端以燕卒食立端而居公羊昭二十
如濡箋縑衣燕居詩立端以燕卒食立端而居公羊昭二十
司裘疏皆以燕居詩立端以燕卒食立端而居公羊昭二十
裘以朝為燕居詩立端以燕卒食立端而居公羊昭二十
狐青裘燕居詩立端以燕卒食立端而居公羊昭二十
以羔裘為燕居詩立端以燕卒食立端而居公羊昭二十
刺言其重所輕朝反服今綈居之服故詩人朝服為
祭服以朝不知息民之祭也如謂綈居之服故詩人朝服為
服之最輕者服以視朝未足以炫盛飾也詩彼都人

士狐裘黃黃疏謂庶人得服黃狐之裘非貴服也然
則綈君視朝欲侈盛服必不黃狐之裘非貴服也然
素衣麕裘視朝欲侈盛服必不黃狐之裘非貴服也然
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喪則大君素服則羣
臣從之故孔子與魯相稱也謂國有凶喪則大君素服則羣
故檀弓曰鹿裘文勝於質也注大裘也此凶荒之服既
用鹿子鹿子文勝於質也注大裘也此凶荒之服既
皮弁素服也故鄭立注郊特牲云大裘之服既
送終也注云素服也故鄭立注郊特牲云大裘之服既
衣麕裘為凶荒之服非視朔之服與鄭義云皇以素
服有衣二一是白布之服非視朔之服與鄭義云皇以素
一服是衣二一是白布之服非視朔之服與鄭義云皇以素
醴醴皇以素衣用素帛此大裘之服也送終之服與鄭
牲之皮弁素服同故云此大裘之服也送終之服與鄭
弁素服謂正服也論語云此大裘之服也送終之服與鄭
上之服仍衣白布也故鄭以正服也論語云此大裘之服也
其正服仍衣白布也故鄭以正服也論語云此大裘之服也
非也又曰攷羔羊之革疏諸侯視朔君臣用麕裘聘

禮記注疏卷之五
皇以麋裘為凶引論語云素衣麋裘則麋裘用之聘朔
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養不虧食
黎藿之羹冬則麋裘夏則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
於此矣然則麋裘乃最下之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
為上故天子有據竊以古今文質不同古以狐白麋
監門之服也又曰韓世風之變侯以朔韓子固不得
周制也又曰韓世風之變侯以朔韓子固不得據後世
編冠使於兩國之閑據聘禮當云皮弁此云編冠素
皮弁素衣也編冠以象其色用皮當云皮弁此云編冠
衣非吉服也即司象其色用皮當云皮弁此云編冠
又攷素衣即素積蓋素裳亦通名素衣詩庶見素衣
弁服之素裳歟黃衣狐裘弁服釋例云詩狐裘以朝
裘大蜡而息民大蜡同其事相次故連及之但狐裘黃
狐裘息民大蜡同其事相次故連及之但狐裘黃

黃箋及緇衣注皆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攷黃衣
息民之服而箋云大蜡之服則狐裘大蜡之服攷黃衣
息民之服而箋云大蜡之服則狐裘大蜡之服攷黃衣
多言蜡月令祈年於天宗實統於蜡故鄭氏於門閭
臘先祖五祀據疏天宗公祖五祀謂之祭則息民之
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祭則息民之
服則黃衣黃冠而注通云此大蜡之祭則息民之祭
名大蜡非第如狐裘以朝疏此大蜡之祭則息民之
衣狐裘皇疏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歲終大蜡報
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亦通以息民為蜡
蓋太鄭狐裘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亦通以息民為蜡
蜡之服猶云息民之服耳解此則黃大蜡之服雖得並
稱大蜡之服而與大蜡之服解此則黃大蜡之服雖得並
堪黃衣為朝服說曰論語鄉黨篇緇衣云緇衣云
以緇衣為朝服說曰論語鄉黨篇緇衣云緇衣云
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民之服也夫者當之為不倫
詩羔羊素絲五緇正義曰若兵事既用韎韐衣則用
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者韋

論語注疏卷之五
皇以麋裘為凶引論語云素衣麋裘則麋裘用之聘朔
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養不虧食
黎藿之羹冬則麋裘夏則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
於此矣然則麋裘乃最下之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
為上故天子有據竊以古今文質不同古以狐白麋
監門之服也又曰韓世風之變侯以朔韓子固不得
周制也又曰韓世風之變侯以朔韓子固不得據後世
編冠使於兩國之閑據聘禮當云皮弁此云編冠素
皮弁素衣也編冠以象其色用皮當云皮弁此云編冠
衣非吉服也即司象其色用皮當云皮弁此云編冠
又攷素衣即素積蓋素裳亦通名素衣詩庶見素衣
弁服之素裳歟黃衣狐裘弁服釋例云詩狐裘以朝
裘大蜡而息民大蜡同其事相次故連及之但狐裘黃
狐裘息民大蜡同其事相次故連及之但狐裘黃

之服冕為上弁次之冠又次之冠皆用玄未有用黃
冠者惟息民之祭冠與衣皆用黃郊特牲云黃衣黃
冠而祭息民也又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鄭注
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冠乃象地而不象天黃落
以法天故色必取乎玄黃冠此特以象草木黃落別
象相悖必為古人之所賤也此禮之正服其禮行於
有取義故不為朝聘享諸典禮之人賤可知也或謂
草野之中與祭者皆田野草服之人賤可知也或謂
臘祭先祖與五祀其祭非輕其服不賤可知也或謂
祖五祀與周異其祭之祭祭饗先嗇司嗇等八神而於
蜡之餘又作息民之祭其祭不謂之臘其神非先祖
息民則使有司行事蜡以皮弁服而息民則黃衣黃
冠不可見其禮之輕乎以輕賤之服而與諸大禮之
重服頻聚必不然矣竊謂黃衣黃冠之服與諸大禮之
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韋
韋為弁又以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韋
鄭注韋赤黃之間色所謂韋也士冠禮韋弁鄭注韋

敬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纁纁纁纁纁
兵所以闢土守土故又兼乎黃乾象大赤纁纁纁
則弁用赤色亦可以法天非黃乾象大赤纁纁纁
服赤黃色其內之裘宜用狐黃楊之宜黃衣詩羔羊
疏云兵事韋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韋衣
年傳云韋之狐裘敗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韋
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鄭注韋
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
布以爲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凡裘與
衣但取其相素之近色不必盡同玄黃衣狐裘赤
色而兼黃與青相近之相素也則韋衣用黃狐裘
而兼黃與青與黃相近之相素也則韋衣用黃狐裘
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矣小雅云用黃狐裘赤
黃當爲玄端服之裘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
爲狐青裘大端夫士冠昏等禮天子諸侯以玄端
社臚服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
之諸禮服以玄端爲卑諸裘以狐黃爲次之狐黃
冕弁朝服之裳皆一定焉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韋

玄端之裳不一故裘亦不一玄端禮服之下者裘可
不必與上服相合而詩言行歸于周必色玄端服之
裘亦與上服相合而詩言行歸于周必色玄端服之
時禮記緇衣引此詩鄭注云黃衣則必黃衣而祭之
也失之矣其詩箋則云冬衣黃衣則必黃衣而祭之
已是以爲燕居之裘矣此說亦非孔疏以此狐裘爲
庶人之服謂狐之黃者多故庶人得服之不知經文
明指爲士小序言古者長民衣此章臺笄緇撮是爵爲士
者非庶人也然鄭箋云此說者長民衣此章臺笄緇撮是爵爲士
之服故也然鄭箋云此說者長民衣此章臺笄緇撮是爵爲士
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都人非士以臺笄爲緇撮是爵爲士
言充耳琇實此豈庶人之所其非庶人之所其非庶人之所
之裘則必爲玄端庶人之所其非庶人之所其非庶人之所
當用狐黃裘也鄭箋云深衣之裘大夫有邪狐黃裘非庶人
謂黃衣狐裘也鄭箋云深衣之裘大夫有邪狐黃裘非庶人
此爲黃衣狐裘也鄭箋云深衣之裘大夫有邪狐黃裘非庶人
民則有黃衣狐裘也鄭箋云深衣之裘大夫有邪狐黃裘非庶人
服也不知此詩之意謂以朝服燕服祭服朝服燕服祭服朝服燕服祭服

當以狐青裘大蟠之餘黃衣黃冠而祭非必諸侯親
之也孔疏謂知非狐青者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
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纓謂狐青纓裘之屬然
則狐青乃是人功微纓謂狐青纓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微纓
知功裘對良裘而言良裘爲卿大夫之裘其裘甚美若天
成者故謂之良裘而功裘爲卿大夫之裘其裘甚美若天
故謂之功裘與纓裘並舉纓裘爲卿大夫之裘其裘甚美若天
是然以狐青纓裘與纓裘並舉纓裘爲卿大夫之裘其裘甚美若天
自貴豈得謂狐青纓裘與纓裘並舉纓裘爲卿大夫之裘其裘甚美若天
以玄纓君必不特之也然則狐裘之若狐黃裘乃裘之賤
者又曰或曰郊特牲也然則狐裘之若狐黃裘乃裘之賤
矣又云素服者明非素服也司裘服而祭大皮弁服本白下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同也其黃衣黃冠下黃衣冠
草服也又云羅氏草笠而尊至野服也然則此黃衣冠
不可爲狐裘上緇衣亦猶素服送終不與尋常皮弁
服同而說論語者非矣玉藻言君衣狐白裘非盡狐
白也下云錦衣狐裘是矣檀弓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左傳臧之狐裘幽風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皆私居之裘豈
必息民之用之此辨其類以居爲私居之裘豈
矣下不言其用也則狐裘有文飾宜有玉藻云犬羊之裘
不裘故序三者在制而**裘長短右袂**釋文以私居
圖考曰無文飾則狐裘之制而**裘長短右袂**釋文以私居
謂也庶人無文飾則狐裘之制而**裘長短右袂**釋文以私居
服也唯狐裘而巳禮服之裘欲其文非君子所
有升衣降衣狐裘則長則不便於行禮也
衣深衣論語所以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
衣深衣論語所以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
云表裘衣所以表故曰裘裘者大羊之禮也
文引作裘衣所以表故曰裘裘者大羊之禮也
在家以接賓客王肅以裘衣爲狐裘之厚以居鄉黨何獨
私居即裘裘江說是也第既記長又記厚鄉黨何獨

詳於裘裘邪許君所偶爲古文論語此裘當從古
文作裘裘與下寢衣爲一類說文結下無釋義疑古
通用裘禮記檀弓注裘衣爲一類說文結下無釋義疑古
山井鼎七經攷文近汚垢是作之結衣者釋詩與子同
釋箋云鄭經衣或曰差垢亦以結之爲尺裁足覆胸背
或謂之鄙祖或曰差垢亦以結之爲尺裁足覆胸背
廣韻補注云衣或曰差垢亦以結之爲尺裁足覆胸背
許引說文云袖衣長也乃同音堅者今蘇州人所謂勤著
非尺二寸文云袖衣長也乃同音堅者今蘇州人所謂勤著
二尺二寸文云袖衣長也乃同音堅者今蘇州人所謂勤著
寸深衣二寸曰袂而屬幅短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
得尺二寸曰袂而屬幅短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
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
短衣袂揜一尺此袂之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
半釋文長一注鄭曰今小臥被府春官玉藻說文被寢
身有半亮反鄭義同潛研堂答問曰被以掩身故取其一
長論語稽求篇曰寢衣即被誰無寢衣而曰必有其

言曰必有家以接賓客也
也曰必有家以接賓客也
而過半則子所獨也長一身而文藝者寢衣所同長身
所同過半則子所獨也長一身而文藝者寢衣所同長身
適體一短而長皆異事則子所獨也長一身而文藝者寢衣所同長身
必加被暑以別之衣也古錄曰晝此當專稱衣故夜之所衣者
下皆當暑之事也衣其人當暑此當專稱衣故夜之所衣者
則寢衣當暑之事也衣其人當暑此當專稱衣故夜之所衣者
被也衣當暑之事也衣其人當暑此當專稱衣故夜之所衣者
日寢衣當暑之事也衣其人當暑此當專稱衣故夜之所衣者
用故衣當暑之事也衣其人當暑此當專稱衣故夜之所衣者
人故衣當暑之事也衣其人當暑此當專稱衣故夜之所衣者
教事皆有次第從其類而不倫若今於義移此二句於當
之厚中則忽插入寢衣殊為不當暑所移此二句於當
暑三句下則忽插入寢衣殊為不當暑所移此二句於當
而義承各得其序而不亂矣說亦可通狐貉之厚以

居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

引此文詩幽風正義禮無貉裘狐貉各反箋說文貉
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孟子口口鳳氏之文惟孔子服狐貉
則居字有義坐義閑氏語女此孟子口口鳳氏之文惟孔子服狐貉
厚也居字有義坐義閑氏語女此孟子口口鳳氏之文惟孔子服狐貉
坐也居字有義坐義閑氏語女此孟子口口鳳氏之文惟孔子服狐貉
居恆當戶對義謂坐室中東之居亦謂坐西當戶而坐
當戶對義謂坐室中東之居亦謂坐西當戶而坐
恆當戶對義謂坐室中東之居亦謂坐西當戶而坐
徙食厚書韓信傳此而漢儒注未起而居左文七年傳株馬
中食厚書韓信傳此而漢儒注未起而居左文七年傳株馬
佩釋文去喪起呂反不漢儒注未起而居左文七年傳株馬
采禮而無所不佩紛悅之屬如平常也佩說文大帶

佩也。人从凡。从巾。徐鉉曰：俗作珮，非。玉藻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五寸，以綦組為綬也。循而無窮，疏：孔子以象牙為環，廣佩德，佩及事，佩示己無德，事也。鄉黨圖考曰：言去喪，無所不佩，則瑞琕之玉，鵠燧之屬，皆佩之矣。佩象環，或在去魯之後，非帷裳必殺之注。鄭曰：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皇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集解：○釋文：非帷裳，位悲。禮記：深衣曰：制十寸，月注裳六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疏：謂深衣裳六幅，交解為十二幅，羣經補義曰：疏說誤。玉藻云：在當旁是裳，裳之兩旁者，名為在故。鄭注云：在為裳幅所交裂也。明非在，則不交裂，是用布六幅，以四幅正。

裁為八幅，當裳之前後，以二幅斜裁為四幅，寬頭向合前，後右邊則別有鉤邊，一幅以掩裳際也。若帷裳之在，屬於衣垂，而別有鉤邊，一幅以掩裳際也。若帷裳不用時，積有用辟積，不用斜裁者，非帷裳必殺之，以當時裳其裳前，三幅後，四幅，故曰冕弁服，朝服玄端，皆殊衣為縫，則下齊，一丈四尺，其要中為裳，積無數，使其長得下，齊之半，此帷裳之制也。其非帷裳，則連衣裳為之，使其幅十有二，前各六寸，中四幅，各九寸，兩旁為尺，四寸，而中七尺二寸，八寸，合十二幅，各九寸，兩旁為半，下玉藻曰：深衣四袂，縫齊倍要也。殺者，殺其當縫之時，所著之衣，中衣即襦，裳之衣，深衣一也。大夫士夕三也，黑而赤，緣所以表袍，又在喪服，素衣之屬，祿衣而純以素，其外則袍，繭之制。羔裘玄冠，不以弔。注：鄭曰：褶，絺綌，皆如深衣之制。

立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

冠者易之而已不云朝服而云傳梁僖三
亦朝服也庶人深衣蓋自士女以上為賓客來問有
人則深衣者也其羔裘玄纁服深衣者則易以其本服深衣夕禮
則於是始去冠而弁纁服深衣者則易以其本服深衣夕禮
衣之不易經又於羔裘玄纁服深衣者則易以其本服深衣夕禮
為之最台制又曰冠玄纁服深衣者則易以其本服深衣夕禮
而做則知冠常武不用縹布矣廣雅縹細縹也武用縹
之冠也玄纁服深衣者則易以其本服深衣夕禮
玄武冠用白縹則武不用縹布矣廣雅縹細縹也武用縹
縹則冠用黑縹明矣以冠武不異質也又曰武用縹
四變始死及小斂以前朝服玄纁服深衣者則易以其本服深衣夕禮
裘而經帶其辭見檀弓至大斂以後變朝服為皮弁
弁服變玄冠為弁纁服深衣者則易以其本服深衣夕禮
服為衰麻矣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變朝服為皮弁

成也之後往則錫衰是也
弁服大斂以後言之也其衰修袂注弁服司服凡弔事
均據大斂以後言之也其衰修袂注弁服司服凡弔事
大斂賈喪服記之也其衰修袂注弁服司服凡弔事
朝服賈喪服記之也其衰修袂注弁服司服凡弔事
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纁服深衣者則易以其本服深衣夕禮
矣喪大記君大夫士小斂之節云弔者襲加武注
云始死弔者朝服弔士小斂之節云弔者襲加武注
武與帶經矣又云武冠之卷也小斂則改襲而加
統舉大夫士當小斂而玄冠朝服通大夫士此一也
喪服記疏謂諸侯卿大夫小斂朝服通大夫士此一也
注不合又檀弓所謂襲小斂朝服通大夫士此一也
裘帶經而入所謂襲小斂朝服通大夫士此一也
於玄冠也非弁纁服深衣者則易以其本服深衣夕禮
斂已當弁纁服深衣者則易以其本服深衣夕禮
為非禮曾子又安得云於小斂時玄冠加經不弁纁
疏之誤禮箋曰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二條可證賈
加經與衰咸視主人為節未小斂古服而往天子爵

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立冠朝服既小斂天子
爵弁加經諸侯大夫皮弁服士立冠朝服既小斂天子
玄冠為素委貌冠加經焉凡弁經各以其等為之弁
師掌其禁令雜記曰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等為之
鉤鐙三鴈莊人主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
子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
侯卿大夫錫衰為諸侯總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
記大夫之哭大夫錫衰為諸侯總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
也爵弁經紼衣是與與殯同殯亦殯殯亦殯殯亦殯
弁經弁而加環經者天子與殯同殯亦殯殯亦殯殯亦殯
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喪服小斂諸
侯弔必皮弁錫衰凡弔衰未有不經者記言必弁經錫衰
兼舉內外之辭疑衰疑衰名為弁經則諸侯卿大夫弔服亦
皮弁加經明矣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喪服小斂諸
弔者亦不錫衰故曰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喪服小斂諸
弁經異等如此士禮異者於小斂改服素委貌喪大

言司曰

卷五

五

記主人即位襲經帶踊乃奠中者襲裘加武帶經與
主人拾踊言加武者明其改冠禮家舊說士弔服素
委貌冠朝服此小斂後弔服也又曰布上素鄭君謂
則疑衰此旣殯弔服也禮文散逸者推士禮致于天
子謂大夫以上弔服皆素弁失其傳者推士禮致于天
夫及卿大夫以上弔服皆素弁失其傳者推士禮致于天
上之相為也往則服之出則否大夫諸侯卿大夫為
者則亦既葬乃除其冠衰經帶皆如弔服喪記曰
朋友麻衣云麻不加於經而己婦人帶如弔服喪記曰
弁經紼衣云麻不加於經而己婦人帶如弔服喪記曰
加於紼衣云麻不加於經而己婦人帶如弔服喪記曰
纁纁皆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等既小斂以要經易大
帶為麻者不紳聘禮喪主人長衣練冠受玉為執
玉不麻其義皆為麻禮喪主人長衣練冠受玉為執
弁為大夫士祭服天子以爲弔服蓋尊卑異禮檀弓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為弔服蓋尊卑異禮檀弓
般人得而葬以士冠禮記周弁殷屨夏收證之則弁

論語注

卷五

鄉黨

五

經葛者亦爵弁加經可互明矣吉月必朝服而朝注鄭曰朝服皮弁
服曾子問冬禮學冠注王藻皮弁所稱朝服者皆冠弁
視朝謂吉月之朝也注王藻皮弁所稱朝服者皆冠弁
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當皮弁耳然觀儀禮朝服以皮
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廣森謂此朝服仍為天子之朝
衣非皮弁素積也蓋魯既不告朔於大廟則朔朝與
常朝無異君既不服皮弁聖人雖欲存禮豈能獨異
亦猶較之意也雖然自季康子以來朝服以綈矣夫
子之必朝服必十五升布衣也又拜服下之意也
日先聖有言朝服必十五升布衣也又拜服下之意也
亦朝服之非也復古注視朝又曰國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
焉言國未之能復也視朝又曰國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
相隨而冠弁也復古注視朝又曰國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
解此經乃知必朝服也視朝又曰國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
月必朝服而朝說者以為孔子事非也鄉黨記禮之

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
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
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朝治國政則同
難有視朝於廟之異其為君臣相見聽朔治國政則同
既視朝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
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朝者一月之
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而朝卒朔然後
廢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巳晏乎曰朝服而朝
半為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
何也曰告朔則朝于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
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
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經義述聞曰吉月
當為告月之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經義述聞曰吉月
字從牛隸書牛字或作尹古告字或作吉與吉相告
而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
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
注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

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
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
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羣臣亦如其服
也注當云告月朔以日視朝於內朝羣臣亦如其服
月朔也則所據本已誤作吉古無稱朔日為吉月者
主冠禮也則所據本已誤作吉古無稱朔日為吉月者
義令吉皆善也吉月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與令月同
也知吉月之非朔日則知論語吉月之謂朔日齊必有
明衣布釋文齊必本或作明衣布釋文齊必本或作明衣布
自潔清也同側皆反下論語釋故曰士喪禮記曰明衣
裳用縗布此縗布之明衣生人之後明衣當同制江慎
修云他衣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
殊上下皆有緣意者特為齊制之歟論語蒧實曰明
衣所為齊者之遺衣曰明者神明之也祭誼曰齊之
日思其居外思其笑語思其志慮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蓋於是設明衣曰象其

神則思九轉壹而見九親切矣布蓋十五升之布也
因上文祿記衣服之制而增記此維城案禮記中庸
云設其衣之達孝諸侯大夫士當亦同之故江以明
武王周公之達孝諸侯大夫士當亦同之故江以明
衣為所為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范甯才臥反字
者之遺衣也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范甯才臥反字
齊必變食者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齊日三舉注王日
一舉以朝食也鄭司農云齊日一舉齊日三舉注王日
者一日之中三時食朝日中及夕也日一舉者謂朝也
殺牲盛饌日舉朝舉則日中及夕餒其餘矣唯齊日
三舉改常饌更而新之齊者絜清之義也所謂變食
論語釋故曰國語曰大夫齊者絜清之義也所謂變食
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大齊者絜清之義也所謂變食
以下至不多食皆記齊時之飲食也居必遷坐者儀
禮既夕禮注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賈疏引此文為
證論語釋故曰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內者夜
寢於外者外寢檀弓曰君子非致齊於室尊者恆居
居於內此齊之所居也凡居於室尊者恆居與為人

子者居不主與不取當尊也遷坐者蓋不

居奧如侍親也餘詳前狐貉之厚以居條食不厭精

膳不厭細釋文食不音嗣厭精於豔反擇也詩云

疏斯粢箋云疏粢米也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

七疏云九章粟米法云粟五升為糲米三十糲二十七

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米

精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說

文謂糲米一斛舂九斗日藥舂八斗與箋說合維城

名云鑿糲米一斛舂九斗日藥舂八斗與箋說合維城

案精者對麤而言糲米為麤則自糲以上皆得謂之

精詩傳謂彼宜食糲今反食精則自糲以上皆得謂之

蓋賅乎鑿及侍御矣糲今反食精則自糲以上皆得謂之

牛與羊魚之腥最而切之為膾論語釋故曰麋鹿為

蕝野豕為軒皆最而切之為膾論語釋故曰麋鹿為

而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醢以柔之注云薤為宛脾皆蕝

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蕝類也其

作之狀以醢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內則大夫

燕食有膾無肺有肺無膾夫子為大夫是不必定食

膾但食膾則以細為美耳厭說文作厭云飽也論語

俟質曰齊時食必有月食雖精

食雖細不因精細而狀足也

敗不食釋文二反而餽鳥適反一音邊字林乙例反魚

餒奴罪反說文云魚敗也傷熱也釋文云飯傷溼也央菰央

日餒本又作餒字書同傷疑曰餒從壹引字林飯傷

熱溼也兼溼言之讀書證疑曰餒從壹引字林飯傷

噎名吉實也飯傷溼則實矣故飯室從餽食不吉得聲

釋文論語後錄云賈山至言作餽引葛洪云餽餽爾雅

若同猶與也餽魚肉皆對舉之詞餽說文作餽云與

飢也从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餽禮記內則魚曰作之

正義引皇侃云作謂搖動之視其鮮餽餽者不食郭

璞爾雅注餽肉爛那疏據公羊僖十九年傳梁亡魚

語後錄曰人饑曰餓內饑也故魚爛亦稱餓敗色惡郭璞爾雅注云臭壞說文壞敗也故得互訓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而甚反

肉顏色香臭變惡者維城案葛洪以饑為餓臭郭璞

以敗為臭臭壞鮑魚之肆之臭亦餓之類是上文已言

臭惡而色惡也鄉黨圖考謂米之紅朽國語所謂赤米

色惡臭惡也尾魚則尾赤謂米之紅朽國語所謂赤米

詩魴魚不食魚則尾赤謂米之紅朽國語所謂赤米

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膾香則膾香則膾香則膾香

股而般臂螻注腐色而沙鳴則膾香則膾香則膾香則膾香

脊而般臂螻注腐色而沙鳴則膾香則膾香則膾香則膾香

惡臭也狸作鬱腐臭也為臭惡是也論語後錄曰色

脂以臭為美鄙色臭惡亦舉膾膾為說而云蜀人作羊

是二者皆不可食故夫子不食也然非至道詳翻轉觀呂

爾雅釋器搏者謂之糲米者謂之糲米者謂之糲米者謂之

文釋文引李巡云糲飯渾糜相者也郭注糲飯中

腥郝氏義疏曰糲郭音輦非尋音義當作爛孟子云

糜爛今語云爛熟皆是呂氏春秋本味篇云熟而不

爛高誘注爛失飪也腥當作勝而讀若生亦通作生

故玉篇云燐謂半生也生即勝字之省說文勝不熟

也燐傷於熟燐傷於生皆為失飪鄉黨圖考曰爾雅

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亦為糜爛半

熟半腥者謂之燐祭禮腥法上古燐法中古熟之為

臉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論語後錄

曰易鼎卦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家說木

火互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燐以木火是鼎鑊

亨飪之象案鼎上从目下从鼎鼎古文象析木以炊

卦从木上南下巽巽木也从目下从鼎鼎古文象析木以炊

火燒木鼎在其上所以取火也南火為目亨飪者用

中四行相適謂之飪飪之言也徐揚閣語失之者

或過或不及是謂偏勝偏勝不食也

秩雍之說偏勝者聖人不食也

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一日之中三時食

集解無下

儀禮

既夕記疏○釋論語偶記曰左傳卜楚邱云食日
文朝夕如字登為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
沒女寬曰或賜小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
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
時也詩蠨蛸傳云從旦至食時為終朝孟子云朝不
食夕不食淮南子臨於曾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
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曰鄭以朝夕日中為三時
亦大略言之其食貴賤有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
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食主藻云諸侯朝服以食
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食注藻云諸侯朝服以食
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
言夕天子言餼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
在朝夕中又餼之二時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
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
朝夕恆食子婦佐餼是也論語精求篇謂食時為春
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
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
豚膳膏薺夏宜腍膳膏臠秋宜犢膳膏腥冬宜

鮮羽膳膏膾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
蓼類恩更即其說而益以獸人冬獻狼夏獻麋人
春獻鼈履秋獻龜魚亦是食之時者仲尼燕居篇
得其時鄭注蓋云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反是
即不宜供奉論語後錄曰此說較鄭為長後漢鄧皇
后紀詔曰傳曰非其制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注
時不食蓋用召義集解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集解
正者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牢心舌載于所俎之也割不
本末注凡割本末食必正也疏云鄉黨于所俎之也割不
正不食故割本末為食禮經釋例曰論語邢疏謂折
解牲體齊臂膊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
則不食也其說甚明即如鄉飲酒賓俎有齊肩肺主
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即為割不正矣少牢所俎所
云切本末者是切非割且祭祀之禮非飲食之禮賈

氏引鄉黨為正蓋失之鄉黨圖考謂此記常時之制
論語也禮記內則云齊時二說不同醬謂醢醢
醢也禮記內則云齊時二說不同醬謂醢醢
脩補義曰有烹調時之醬有配食之醬此謂配食之
醬如醢醢之類不得其醬如當用醢而設醢當用醢
而設醢或醢醢之類不得其醬如當用醢而設醢當用醢
之小過聖人以不食者教之焉人雖多不使勝食氣
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釋文食氣如字說文作既云小箋論語古文引作既者
食也無量音亮沽酒音姑買也箋論語古文引作既者
古籀字籀又與氣同結禮中庸云既稟稱事鄭注既讀
為籀是既與氣同結禮中庸云既稟稱事鄭注既讀
云古既氣字同氣即來氣諸侯之氣若氣狀有聲亦
賦則直氣字不從米也又既亦同噉司馬相如大人
飯韋昭注漢書呂紀以餐為小食韓信傳如瀉注亦

謂小飯此可互詳古者禮食先食肉而後食穀及
有及肩也不使勝食既即樂之省噉字通者易月幾望
或作籀又作樂既即樂之省噉字通者易月幾望
荀爽本幾作樂既即樂之省噉字通者易月幾望
證曰呂氏春秋去已篇味眾珍則胃充胃充則中義
者論語後錄云古言酒皆以量名故鄭氏注禮言酒
受三升四升又史記酒于量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升酒困也沽酒說文沽水出無量不及亂猶前篇云不
為酒困也沽酒說文沽水出無量不及亂猶前篇云不
宿一宿酒漢書食貨志則沽水出無量不及亂猶前篇云不
文兩義所本此與下疏沽謂醢醢惡者為下等也喪服傳
司兵注功沾上則作沽字亦通乾肉也與市脯意不甚
對耳市說文云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與市脯意不甚
文無撤字當作徹所之也脯乾肉也與市脯意不甚
之菜也論語俎實曰藟食食物中有藟者藟與蔥蒜

非雞皆用以調盍食物殺月之臘臭者齊忌葷菜蔥
蒜非雞皆用以調盍食物殺月之臘臭者齊忌葷菜蔥
不徹注曰今人噉辛齊時食必曰適故不多陶宏景
本草注曰今人噉辛齊時食必曰適故不多陶宏景
皮食之闕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子房中五大
夫于闕三士于站一大夫七十而有闕則未知孔子
之已有闕與其站也禮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脯醢
葷菜則不徹度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饌也故不
徹葷者禮也葷亦葷也孔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
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度薑而巳雖常度而以辛善散
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儒者或讀不多食與上文不
屬則說非矣聖人不憚於食尚何待記而後明乎四
書釋地曰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耶
一例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忽泛及耶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生日助祭於公所得牲體歸則

以班賜不畱神惠也集祭於公者八佾篇云子入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史記孔子世家亦云郊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王肅曰燔祭肉也禮記祭統曰成王康王尊魯賜之
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據此知
內祭外祭大夫皆嘗助之外祭則大嘗禘是也據此知
肉故有祭於公之肉也少儀曰祭則大嘗禘是也據此知
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又曰其禮大牢則以豕左肩
臂膊折九箇於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豕則以豕左
肩五箇是也宿左莊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
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
餘也集祭家祭亦有內外禮記祭法云大夫三廟曰
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又曰大夫立三廟
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大夫初為

士後為大夫內祭則有享嘗三廟二廟之食不語寢

不言箋疏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說文同陳奐

注發端曰言答述曰語寢玉篇作寢雖疏食菜羹

瓜祭必齊如也注鄭曰魯讀瓜為必今從古釋文疏

又如字瓜祭古箋禮記雜記云孔子曰少施氏食我

華反魯讀云箋禮記雜記云孔子曰少施氏食我

也蓋謂其薄也箋說文作齏云五味盃羹也或作羹

大羹免羹羹菜羹菜羹亦可食者內則有雉羹肺羹雞羹

藻云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所操鄭注上環是壺閒下環是脫

華處也魯讀瓜為必者章經識小云必字从八弋象

飲食必祝注論衡祭意篇並引作瓜何休通今文充

魯論引亦多今文魯論為今文並作瓜不作必則知

又論直讀瓜為必非誤字也鄭所引瓜不作必則知

瓜必祭先古有禮加字也陳鱣曰玉藻正義云食

必而齊如言是古也此禮惟聖人必齋如耳故祭不言

齊論衡引作齋齊字非儒篇哀公問孔子曰吾坐割不

下墨子非儒篇哀公問孔子曰吾坐割不齊坐割不正

食新序節士外傳九孟子曰吾坐割不正坐割不正

解字同韓詩外傳九孟子曰吾坐割不正坐割不正

而如寢不食即食四書考異據此謂上雖記飲食之節

不疑錯簡也今折兩處不致此句連及此句據五書俱與

類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注云布席南鄉北

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以南方為上注云布席南鄉北

上右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則上左坐在陰則

坐盡後食坐盡前論語釋故曰席不正為失其面而鄉

或錯上下及食坐而不盡前講席而不函丈皆是又

曰其將坐而正者所以為禮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是則席而不正則非禮故夫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箋酒禮正義曰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儀禮鄉飲酒禮疏略同論語而之言此皆謂之鄉飲酒謂黨正蜡祭飲酒禮也所以知然者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長周官黨正職云偶記云此鄉人飲酒謂黨正蜡祭飲酒禮也所以知然者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長周官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官黨正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為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為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

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為立待之眾賓可知所謂仲尼與于蜡賓也黨中飲酒亦稱鄉者為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民而射于州序之飲同得解云或則鄉成云謂之鄉者民而射于州序之飲同得蜡祭飲酒初雖正齒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是也云子貢觀于蜡曰一齒位及其禮未皆以醉為度雜記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為異於人學經室集據鄉飲酒義鄉人士出矣所以為戶之閑鄭注鄉人鄉賢能說與方說此鄉人飲酒即禮之子位至大夫比主鄉飲酒當為儀禮記曰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鄭君以為不于其儀禮記曰大夫後復侯唯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尚齒教故疑曰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食鄉聲疑解中獨美其福注饗亦作鄉鄭注儀禮少牢饋食饗辭云

謂言曰... 卷五
饗勸強之也則鄉人者謂勸強人飲酒也此鄉人或
亦當讀作饗人禮有鄉飲酒無鄉人飲酒也此鄉人
師祭酬此飲酒當上之正泥於下文鄉人飲酒也此鄉人
議論耳此當與上之正泥於下文鄉人飲酒也此鄉人
為鄉人有時會聚飲酒外再拜則賓出而皆出無容先
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則賓出而皆出無容先
後此云夫子杖者出斯出矣則他賓有不出者故知
非禮飲禮器周禮其猶釀與注合錢飲酒為釀王居
明堂之禮因祭而乃命其國釀與注合錢飲酒為釀王居
酒之禮亦釀之類又詩瓠葉羹以合君子謂庶人之有
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此合朋友習禮講道
義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烹飪之屬二說於四事外別
立一義雖非正鄉人飲酒之屬二說於四事外別
解亦自可通鄉人飲酒之屬二說於四事外別
魯讀為獻今從古釋文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

鬼禮記月令正義○釋文人難戶多反魯讀云
漢書禮儀志注引譙周注卻之也夢注韋矢射之周禮
占夢方相氏禮記月令並作難之也夢注韋矢射之周禮
有難卻也說文禮記月令並作難之也夢注韋矢射之周禮
郊特牲云鄉人飲酒之屬二說於四事外別
強鬼也謂難人飲酒之屬二說於四事外別
以存室也謂難人飲酒之屬二說於四事外別
論語古者難與處曰郊特牲也謂難人飲酒之屬二說於四事外別
難或為難又因讀聲為難問之難其字當為難是也讀
古為難獻同字陳鱣據郊特牲謂魯論獻況於醢酒注獻
當為難獻同字陳鱣據郊特牲謂魯論獻況於醢酒注獻
誤故鄭子朝服立於阼階鄭注云徐仙民音楊為
人楊子朝服立於阼階鄭注云徐仙民音楊為
強鬼也則楊自為強鬼之名論語鄉人飲酒之屬二說於四事外別

命語曰... 卷五 鄉黨

蠹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滬庚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
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
饗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
新蓋惟季冬為大饗故後世惟季冬行之而季春仲
秋皆不饗任氏鍾氏說是也詐說文云主階也據釋
文陸本詐知禮記文與古本論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
立於詐則或有階字者非本論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
語同則或有階字者非本論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
之箋皇疏問聘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羣經義證
以受命謂邢疏引曲禮曰問皇疏義曲又明言人亦非邦
之曲禮所云苞苴盛魚肉筭筭盛飯食二者祇可施
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使問莒莒多琴又二十六年衛
出公使以弓問子貢一由齊至魯一由衛至魯問人
於他邦蓋指此維城案周禮庖人之膳鱗膳人之乾
肉皆可及遠又左傳哀二十年吳王與楚隆一簞珠

則苞苴筭筭亦有可通問他邦者但不得以曲禮所
言概之耳再拜段玉裁經韻樓集釋拜云凡禮經言
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注即引下文康子饋藥拜
為證下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止未達不敢嘗
而受之曰止未達不敢嘗之釋文饋藥其愧反拜而受
箋說文饋餉也藥治病州嘗口味之也周禮醫師聚
多毒疏謂藥中有毒者謂巴豆狼牙之類是也維城
則無毒者謂人參芎藭之類是也維城案藥得其當
非深於醫理達於藥性者不能知故夫子云止未達
不敢嘗也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
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集解○釋文廩久又
曰公廩也焚扶云反曰傷人乎絕箋從說文廩馬舍也
句一讀至不字絕句賤畜許又反從說文廩馬舍也

論語集注卷之五
刑誤曰馬廢字皆書廢字廢字从受既字从无經史
中無此廢字受者戈戟之屬馬亦武事故曰廢庫若
从无即失武事之意家廢公廢鄭玉之說不同禮記
雜記云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土壹大夫
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人爲火來者拜之土壹大
廢焚孔子馬廢破火焚也經義雜記曰論語云子退
朝禮記云鄉人爲火來者則明是夫子家廢矣故鄭
云自君之朝來歸鹽鐵論刑德章云魯廢焚孔子
朝問人本不問馬賤畜而重人貢問云孔子爲大司寇國
王弼所本又家語曲禮子貢問何人有自爲火來者則相
廢焚子退朝而貢曰敢問何人也孔子曰其來者則相
弔之道也夫子再而貢曰敢問何人也孔子曰其來者則相
弔改禮記以吾爲有司故拜之案此乃王肅據鹽鐵論
鄉人來弔豈諸大夫之相難者既爲國廢何獨孔子之
來弔者而孔子不拜之或諸大夫無來弔者乎抑鄉人平
論語偶記曰詩云自公退食禮云朝廷日退則且公廢
明是退至於家果屬公廢出朝時便可致問且公廢

被焚去朝不遠宜從救火何待朝罷委蛇而出且路
馬亦非可輕記者安得大書曰不問王說非是錢坫
陳總並從鄭說經人爲醜則不徒問人矣漢時近古
仲尼深醜厥言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矣漢時近古
授讀必有其所自是不字宜醜則不徒問人矣漢時近古
文推義尤於聖人蓋讀不爲物義得兩盡刊誤則謂爲正
是從釋文後一讀蓋讀不爲物義得兩盡刊誤則謂爲正
問人後問馬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本以不問馬
惟問人弟子慕聖人推心足垂範且傷人不問馬謂漢
問之之辭四書考異亦據鹽鐵論問人不問馬謂漢
人亦但以不字下屬未嘗作否君賜食必正席先嘗
者是也陸氏後一讀不可從
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啗之注鄭曰魯讀
生爲牲今從古釋文賜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羹
腥星見食豕令肉生小息肉也賜生魯讀云云箋說
勝論語後錄曰勝與腥通勝本雞犬膏借書腥字隄

論語集注卷之五
鄉黨
三

謂之羹飪矣是記所謂與維城也君禮尋不尸牢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又生即禮所謂飪也維城案君禮尋不尸牢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祭賜食或性故祭則薦飪也此尋不尸牢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者一及廋車注羹飪一牢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記曰賜饔飪生皆不見于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年歸饔飪生皆不見于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官賜饔飪生皆不見于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諸祖考也畜詩我行其野獻文作月令曰先薦寢廟蓋雅釋
為借字其義顯然自經典月令作月令曰先薦寢廟蓋雅釋
文不勝說云云見食豕借以為勝故經凡勝皆作腥維城
案勝說云云見食豕借以為勝故經凡勝皆作腥維城
為借字其義顯然自經典月令作月令曰先薦寢廟蓋雅釋
諸祖考也畜詩我行其野獻文作月令曰先薦寢廟蓋雅釋
官賜饔飪生皆不見于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年歸饔飪生皆不見于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記曰賜饔飪生皆不見于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者一及廋車注羹飪一牢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祭賜食或性故祭則薦飪也此尋不尸牢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又生即禮所謂飪也維城案君禮尋不尸牢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謂之羹飪矣是記所謂與維城也君禮尋不尸牢經又聘人共之此論語寢廟蓋雅釋

祭或加夫子之必畜未可知而祭飪不祭腥則正與
此文相反疑羹飪指腥者言羹之飪不祭腥則正與
士介不祭以初行不釋幣于禍非謂無飪也方與此
文相合釋例意當如此否則凌氏深於禮經豈其忘
卻聘禮記云牛完全一節鄭義與此文相反乎當不
牲說文云牛完全一節鄭義與此文相反乎當不
必為牛故鄭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
從古作生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
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也集解○釋文先飯扶晚反
若為君嘗食然也集解○釋文先飯扶晚反
然為于君嘗食然也集解○釋文先飯扶晚反
後食注君祭先飯食其飯編嘗膳飲而侯君賜之食然
此謂君與之禮食禮記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嘗食也
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侯注雖見賓客
之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飲而侯之君食而
後食也君將食於君是君以客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
考云此侍食於君是君以客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

禮記集解卷之五 鄉黨第十 鄭注 鄭注 鄭注

食客之則已當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
者客之則有邪疏謂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非也若
客有則有率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蓋玉藻又云
侍食不嘗羞者則侯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侯注不祭
語釋故取其說論語後錄云此侍食是君以客禮待
之者依玉藻以客禮待之者君命之祭臣當祭此反
言君祭或君不命之歟玉藻止言命之祭臣當祭此
以互通矣羣經識小云此言君祭是至客禮待臣
於禮者不必先飯而夫子亦先飯之敬謹之至所謂亡
夫禮是也公退于箱不共食其小禮食則君賜之
食而謂之待食則此節宜兼此二義矣疾君視之
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
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

集解○釋文東首手又反注同地本或作拖徒我
反又勅佐反紳音申南牖由久反不衣於既反
禮記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疏以疾一問之雜記
即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疏以疾一問之雜記
謂君自疾行此無算謂遺使則大夫之疾以疾一問之
之禮矣東首加朝服拖紳者玉藻云君疾固有大親
注首生氣也鄉黨圖考云曲禮曰請衽何趾蓋亦有
意所便安之病至君來視疾則必正東首之禮維城
案喪大記云君病視之居東首於北牖以下廢牀撤
新衣注又謂君病者恆居北牖下則江氏以東首主
是矣注又云病者恆居北牖下則江氏以東首主
朝服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論語後錄云鄭意
未了言恆居北牖下則其移南牖下可知矣漢書龔
勝傳莽遣使者北牖下則其移南牖下可知矣漢書龔
林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勝稱疾篤爲
行南面立致語是其證拖陸本作拖富爲正字花云
也龔勝傳作拖說文云曳也是拖富爲正字花云
疑通借字拖地皆俗字也紳說文云大帶也君命

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

隨之集箋說文駕馬在轡中禮記玉藻曰凡君召在

命也與此注合論語後錄曰駕者車也言駕是在

外官猶九室在路門之表言外則不在官所矣入

大廟每事問注鄭曰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解

廟釋文太箋陳鱣曰邢本無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

殯釋文我殯箋鄭志田瓊答劉德云朋友無所歸故

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白虎通德論引

也死在棺將遷葬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殯之言賓

殯論語後錄云此合論語檀弓為一朋友之饋雖車

馬非祭肉不拜箋禮記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

云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耐練

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昨階之

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

半云云覬三聘納不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鄉

黨圖考曰饋祭肉占人重其禮如此孔子所以必拜

受言再拜稽首者饋尊者之辭平敵當再拜而送之拜

維城案受之之禮當亦如饋朋友為平敵再拜而送之

當亦再拜不稽首例以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之

蓋恐疑朋友車馬之饋之拜故但云不再拜也寢不

尸注包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如死人也集箋尸

又云陳也象臥之形許云象臥而經云寢不尸義似

相反故包以尸為死人通作屍也說文屍終主从尸

久死經義雜記曰尸當作弟為尸之尸與下文客字

相對丈夫坐如尸既寢則不必執是禮包注非是山

陽注廷居不容釋文居不容苦百反箋容陸本作客

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為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景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已也耶疏云不為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客讀書叢錄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在賓如客說文憲敬也皆謂客為敬則作客本是論語補疏曰後漢書周燮傳注引謝承書云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見齊衰者雖狎父子室家相待如賓此正所謂客也

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注鄭曰魯讀弁為

絕今從古文釋周生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也

○釋文齊衰吐雷反雖狎戶甲箋齊衰瞽者並見子反見冕鄭本作弁謂數色角反箋平篇卿說文云大近也此蓋謂素所近習者冕四書釋地云孤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玄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得燕見哉此不必真見但當服此者邢昺以

見大夫疏見冕者得之江都注中經義知新錄亦云冕者無無故行於道路之時此謂位為大夫得服玄冕者也猶所謂食肉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鄭曰

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

世說文箋式曲

必式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為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為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馮較故詩云猗重較兮也又若應為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後云式視馬尾也式之象如此版周禮司民注今戶籍也曲禮負版者注謂置之於背經傳攷證曰負版當讀如雖負版者必有尊也之販蓋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褻有盛饌必變色而作箋說文饌必以貌文勢一貫

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

為烈也

集解○釋文

迅

王藻

說文云疾也此與禮記

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文異義同故彼注亦

云敬天之怒論語補疏曰風雷之來既疾急而至於

猛烈迅雷風三字連讀鄭以疾屬風烈屬雷互明之

也維城案爾雅釋天云疾雷為霆雷即迅雷也尚書

大傳天無別風准別為列之誤

烈古或省作列即風烈也義亦通

升車必正立執綏

注周生曰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

釋故曰君升有二綏一曰良綏君升所用一曰散綏

亦曰貳綏僕右升所用皆繫於車少儀執君之乘車

則坐僕者右帶劔負良綏申之面拖諸臂以散綏升

執轡然後步出禮君車已駕僕取貳綏跪乘大夫以

下則惟一綏升車則僕人授少儀僕於君子升下則

授綏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

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

之是則正立執綏蓋謂僕人方授時耳升車王履乘

石鞬煨澣戶乘以几觀曲注謂尊者慎也而大夫士

所履以乘者不見於經鄉黨圖考謂孔子升車必正

立執綏則是履地而升

蓋不敢同於尊者也

車中不內顧注包曰輿中不

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輪轂也

集解魯讀車

中內顧今從古

釋文車中不內顧音故魯讀云云輿

輓轡於倚反又居

綺反轂古木反

不外視臣下之私也

崔駰車左銘曰正位授綏車中不內顧語曰車中不內顧

記曰魯論作內顧無不字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

正立古位立通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顧騎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即包注是包依魯論為說也四書考異札樸論語古訓過庭錄是包依魯論為說也四書考同鄭所以不從魯論者曲禮並謂張賦用魯論與盧說帝紀贊注不內顧者謂還視也故知不當有不字漢書成曲禮所云并包注觀之皆是然端嚴不迴眄是也然即亦通不疾言不親指箋曲禮云車上不廣效注為若注為或眾疾言與廣效類親指與妄指類故夫子不為或漢書成帝紀贊注不疾言者謂輕肆也不親指下也

而後集注周生曰回翔審觀而後下止也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

集解翔

曰斯猶然也色斯者狀鳥翔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正相反色斯猶鳥也駭則舉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曰皆色然而駭何注色然則舉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曰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曰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曰翻翻習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曰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曰色斯輕翔翻然高翔說文云回飛

曰山梁雌雉時哉

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注鄭曰孔子山行見一雉食梁粟也

集解釋文梁山梁音良鄭云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暫反又如字

箋文選七發注引鄭注一下有雌字食嗅許又反

箋下有其字

梁下無也

鳥好梁說文云水橋也論語後錄曰依義當作梁三蒼曰好梁曰梁字从米不从木與淨梁之梁異雌說文云鳥母也雉有

十四種盧諸雉喬雉鳴雉驚雉秩秩海雉翟山雉輸
雉曰雉伊洛而南曰翟江雉而南曰搖南方曰雉
鳥雌雉而在山梁則意者其翟厥時哉字陸本不重
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其翟厥族部引同其與共
經學厄言論語後錄載之謂為執取說文口部無嗅
春紀子路擒雉而復釋之謂為執取說文口部無嗅
字鼻部有嗅字云以鼻引論語作嗅也从鼻从臭亦聲
嗅為鼻之訛故玉篇引論語作嗅也从鼻从臭亦聲
三臭之食也楊注篇引論語作嗅也从鼻从臭亦聲
云鳥曰臭郭注張兩翅臭謂飲其氣則又省作臭爾雅
錄據此並云臭當作臭臭釋文古闕反是臭與臭聲
義俱別維城案五經文字云說文臭字經與臭承作
形近而訛唐石經作臭是唐時亦為形近之訛矣質謂
路以夫子歎雉之得時肅然改容竦手上雉質謂子
路之疑將篡已遂三振振而起是也故厓考古錄謂子
路從而執之雌雉方食遂三嗅其梁粟而作也亦勝

何晏謂子路供具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之
說然以為執之不如此質但云竦手上門尤合上文
色斯舉矣意也論語述何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也鄉黨
篇記夫子言行皆中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為大也

論語古注集卷五終

